



10 DOWNING STREET
LONDON SW1A 2AA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作序言

我们到政府就任之后，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的观点。这一政策对于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发展更具商业性，在迎接我们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威胁方面更有战略性，而且即使在最困难的形势下，也坚决致力于维护我们的价值观，并捍卫英国的道德权威。威廉·黑格的讲话在本书发表之后，这些原则在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已经受了检验。我认为这些原则适应这一挑战。几十年来，有些人认为，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面临着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些讲话清楚表明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

我们的利益在于坚守我们的价值观——在于坚持和平抗议的权利、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集会自由和法治。这些不仅是我们的价值观，而且是无所不在的人权。

我们已看到，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不能保持稳定，而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如果人们渴求工作和言论的权利被剥夺，那会带来真正的危险，这些人被社会剥离，更有甚者会造成更暴力、过激的反应。这是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

英国拥有各项资源，包括商业的、军事的和文化的，使我们在解决这些政策挑战方面仍保持主要地位。我们和发达大国以及快速成长国家都建立有联系，这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我们的价值观促使我们在世界各地发展良好。

这些讲话阐述了我们在这方面将如何去做，还列举了我们已取得的一些成就。

戴维·卡梅伦

面对不断变化世界的政策

针对北非和中东令人瞩目的事件——联合政府实施新的外交政策。

有些年代很突出，那是因为汇聚了意义非同寻常的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2011年都是如此重要的一年。

整个中东和北非的民主运动的爆发，虽然处于早期阶段，但仍是21世纪初最重要的发展，潜在的长期影响超越9/11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乌萨马·本·拉登死亡的那一周，对于“基地”组织是毁灭性的，却并非最终的打击。我们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无论它在哪里下决心重新抬头，尤其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现在，在那里正是塔利班果断与基地组织决裂，并参与政治进程的时候。

但长远来看，穆斯林世界的人民将给与基地组织及其意识形态最大的打击。有些人错误地认为，9/11是穆斯林不满情绪的表达；但并非如此。我们从2011年塔里尔广场上，看到了穆斯林世界人民想法的真实表达，而并非在2001年的“归零地”（世贸中心遗址）。

我们可以从中东和北非发生的事件得到三个教训。

第一个是导致“阿拉伯之春”的力量将在全球影响更广泛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对于开放政府的需求、反对腐败的行动以及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自身将扩展——这不是因为西方国家对其鼓励，而是因为这是各地人民的自然愿望。

第二个是如果政府全然反对改革——利比亚过去已是如此，叙利亚正开始这样做——那么注定会失败。简单地拒绝解决合理的不满情绪，或企图将其消灭都将失败。无论怎样加强封锁，自由的思想也不能被禁锢。

第三个是这些政治变革现在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任务。埃及和突尼斯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其国家进行变革，他们现在面临的经济挑战至少会是伟大的。人民期望从革命中获得眼前的经济利益，新政府为满足这些需要，必须采取痛苦的措施来开放其经济，并为本国公民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二者之间存在潜在的爆炸性张力。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帮助阿拉伯世界建立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和经济，而且，这么做主要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

如果“阿拉伯之春”经过若干年，确实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那么这将是冷战结束后，人权和自由的最伟大进步。如若不然，我们可能会看到，就在欧洲家门口的北非，社会倒退至更加独裁的政权、冲突、以及更严重的恐怖主义。

所以，我们与盟国一起参与利比亚事务，响应阿拉伯联盟采取军事行动的呼吁，防止无数生命的丧失。我们已竭尽全力确保从联合国获得法律授权，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与阿拉伯国家一起，来保护百姓并支持合法的反对派。在明天于罗马召开的联络小组会议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卡扎菲政权的外交、经济 and 军事压力。今天由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所做的、关于卡扎菲政权犯下罪行的报告，应该会让任何人对于此项工作重要性不会再有疑问。

在叙利亚，我们正在集中采取国际外交行动对阿萨德总统施加压力，促使其停止杀戮和镇压，实施真正的改革之路。我已指示我们的外交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商讨，以寻求联合国对叙利亚的形势进行谴责。而且，本周我们正努力使欧盟制裁那些对于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人士。

在整个该地区，我们敦促阿拉伯国家通过对话和民主改革而非暴力来解决民怨。实现长期稳定需要向代议制度、政治多元化、媒体自由、经济公平切实迈进。

每个国家都拥有主权，并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身的文化和传统进行发展。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开放自己，以全新的水平与阿拉伯世界国家接触，来鼓励积极的变革。这将会为这些国家并为我们自己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利益。

英国政府将利用英国在欧盟、联合国、G8 和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来呼吁与中东和北非的国家建立全新的关系。

我们已通过我们新发起的、促进民主和社会改革的“阿拉伯伙伴关系倡议”开始开展这项工作，这一“倡议”我们将进一步扩展。本月在法国召开的 G8 峰会上，我们将呼吁实行一项新的计划，来协调和扩展对该地区的国际金融援助。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欧盟的反应要跟得上这些事件划时代意义的特点。我从不认为欧盟可以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来实施一国外交政策。欧盟机构在这方面的任何尝试都将以尴尬的失败来收场。我相信欧洲国家利用其在国际上集体的重要地位，来推动在阿拉伯世界共同目标和价值观以及变革的实现，这是非常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的。

欧洲对于东欧共产主义剧变的反应是有远见的，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990 年，欧盟和北约盟国向中欧和东欧的新的民主国家伸出了“友谊之手”。二十年过去了，过去在共产主义压制下的国家已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并发展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

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成功借鉴到南方，对于那些其成功与欧洲安全与繁荣息息相关、但其将来发展并不在欧盟内部的国家实行变革。

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向欧洲邻国的人民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我们应该表明，用我们首相的话来说就是，“今天我们与拥护正义、法制和自由的人民和政府站在一起”。

欧盟已拥有实现该项任务的工具和资源，它现在缺乏的是充分利用这些工具和资源的意愿。我们应利用欧盟的经济吸引力，来鼓励和支持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这意味着与南部邻国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其核心有一个简单提议：欧盟将分享其繁荣，并且作为回报，开放市场以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真正进展。

欧盟应提供广泛而深入的经济一体化，促使实现自由贸易区，最终建立关税同盟，逐步涵盖商品、农业和服务，并改善投资条件。

所有这些的实现必须要伴随着我们合作伙伴实现明确和可持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这一层面的抱负将按照我们的信念、结合我们国家的利益，并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呼吁该地区各国政府在这方面与我们合作。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东和北非有许多长期和历史

悠久的友谊。我们重视并致力于在安全、国防、外交和贸易领域的合作。我们与阿拉伯国家一起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支持利比亚人民、解决也门的政治僵局、为阿富汗带来稳定，而且，未来还有潜力进行更大的合作。

但对那些认为走另外发展道路的人士——镇压、加强治安、对公民严格控制——我们提醒要慎重。

世界上从未有国家能够抵制对民主变革的需要，如果其人民希望并需要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经同意而企图保留专政；欧洲没有、非洲没有、拉美或亚洲也没有。正如里根总统 1982 年谈到苏联时说“任何体制如果内在不稳定，那么要使其统治者合法化，就没有和平的手段”。不存在单一的民主模式，但在我们看来，任何政府获得合法化的手段，最好莫过于通过自由选举，征询其全体人民的意愿。

改革不是稳定的威胁，从长期来看是稳定的保障。

现在压制并建议随后改革，或用公共治安为借口压制批评，都是不可靠或不可接受的。

没有稳定的政治发展而承诺经济改革，从长远来看，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遏制人权和停止改革的政府是在煽动愤怒和沮丧情绪，这些终将爆发。

就像伊朗政府，表现出惊人的虚伪，在国外声称支持和平抗议，但在国内却对其残暴镇压，他们会发现，其人民会看穿这一把戏。

我们并非在对此幻想。前方有风险。所有变革都会带来不稳定的风险，而且还有人寻机制造混乱。但是合理的不满情绪必须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这包括迫切需要重振中东和平进程，千万不能任其发展为该地区不确定的灾难。我们看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间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有新进展。虽然现在必要的妥协是艰难而痛苦的，但若抓不住机会，将来会发展为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呼吁双方重回谈判。英国希望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宣告和解，形成拒绝暴力、寻求和平谈判的政府，从而使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安定共处。我们将根据其行动和追求和平的努力，来评判未来的巴勒斯坦政府。

中东和北非发生的变革反映了全球围绕联合王国塑造世界格局的趋势。我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适应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其中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正从冷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少数国家，转向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国家；而且其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任何全球性问题，从气候变化到核扩散——副首相称为“很多我们的问题全球化”。

这就要求我们与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在商业、软实力和外交方面建立联系。

除了与美国建立必不可少的关系以及我们在欧洲的作用，现在我们必须与巴西这样的国家更紧密合作，巴西现在与非洲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超过我们，还有土耳其，它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我们在巴尔干、中东以及更广泛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这就需要在多边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重视双边和商业外交。

那些认为外交政策不应有很强商业元素的人士忽视了两个基本点。

第一个是外交联盟和政治影响力往往可建立在强大的商业关系基础上。

第二个是因为政府开支不能推动欧盟经济的增长，所以扩大贸易就是我们成功和影响力的绝对前提。

全国上下的民生问题取决于英国经济的强劲和增长。这是我们的医疗服务、学校、道路、军队、以及慷慨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的能力的命脉。我们的经济不会强大，除非（还包括其他方面）充分推动英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入海外市场、而且吸引其他国家到英国投资。我们将坚持：整个政府发挥其作用支持英国人民和民生，我们的部长们支持英国成为贸易和投资的中心，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要治愈世界的弊病，与此同时，我们的大使也要为英国经济发展而奋斗，对于这些我们无怨无悔。

当新兴经济体在整个新的商业和外交网络中关注各个方面时，哪个国家也不能凭借其过去进行贸易，除非它现在能拿出什么东西，英国做的很充分。

我们有自己现成的网络，可以使我们涌入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场，并在外交上形成新的伙伴关系。历史赋予我们英联邦成员资格——这是一个拥有 20 亿人口、横跨六大洲的联盟，其中一些是世界上增长最快速的经济体。有巨大的战略机会向英国敞开，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英联邦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历史性联系，如果我们能够缔结新的外交伙伴关系。

所以在过去一年，在发挥英国在多边机构中作用的同时，我们重新关注双边关系。我们增加了外交部中 bộ长的数量。我访问了英国外交大臣多年来未曾踏足的一系列国家，不仅有也门这样的动荡地区，以及潜在新朋友像突尼斯，还有被忽略的老朋友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下周在议会中我将陈述我们的计划，加强英国的全球外交网络，包括新开设一些使馆，以及在新兴经济体中建设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将阻止并在某些地方扭转在上届政府管理下逐步萎缩的英国海外外交局面。

所以，我们的联合外交政策有作为其出发点的需要并符合英国人民的利益。它看起来在世界上无所畏惧，就像现在这样，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很有可能也是这样。它拒绝对英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战略收缩的任何概念，反而专心致力于外交推进。它要求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在长远的未来，我们作为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必须做什么来确保我们的人民繁荣而安定。而且它旨在未来几年中，为英国创建尽可能强大的基础，使英国成为未来多年中，自信、外向型、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这就是特色鲜明的英国外交政策，是本届政府就任第一天所承诺的，未来我们将以更大的活力和强度将其推进。

1805 年，我的政治英雄威廉·皮特在市长宴会上发表演讲，两天前关于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胜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新闻就到了伦敦，把国家从外来侵略中拯救了出来。他的演讲只有四十个字，但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精彩的演讲之一。他对聚集的客人说：“我为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致以谢意；但欧洲不是任何单个人可以挽救的。英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而且还将要，我相信，以此为榜样来拯救欧洲。”

展望未来，我深信，英国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一个繁荣的未来，而且我们在世界上的榜样的力量以及影响力在未来将永不褪色。

2011 年 5 月 4 日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所发表演讲

特色鲜明的外交政策

在一个网络的世界当中，英国的外交政策拒绝战略收缩，寻求超越传统联盟，这样的外交政策特点鲜明、重点突出且富有成效。

在四篇有关连的系列演讲中，这是第一篇，这些演讲将介绍我们将如何实现英国特色鲜明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将扩展我们的全球影响力，在网络的世界当中，这一政策灵活且富有活力，它利用外交手段确保英国繁荣，它为英国建立显著加强的双边关系，它利用我们文化和遗产的魅力，来推广我们的价值观，它着手系统而长远地充分利用 21 世纪的机会。所以多年来，英国第一次拥有这样特色鲜明、重点突出且富有成效的外交政策。

本届政府清楚外交政策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存在，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主要是为服务和保护英国人民的利益和需要，而且如果想博得公众的支持和信心，则必须如此。是的，外交部很多日常工作必须在海外开展，有些是保密的，绝大多数很复杂。但这些事情不应成为外交政策获得充分理解的一个障碍，它们牢牢扎根于英国人民的生活，并且对人民负责。

五年前我重返政坛前沿，专门负责影子内阁外交事务，显然希望执掌我现在的职位。处于在野党的那段时间，我日益明显地感觉到，上届政府忽略了这个国家更广泛的战略需求，忽略了对英国利益的估量，而且忽略了以系统的方式来决策，如果我们要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确保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并且求发展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做什么。我和我的联盟同事彻底决心担当这一责任。首相已表示，我们打算计划明确地向前推进，对国防和安全需要开展战略审查，该审查由外交政策的要求以及必要的金融约束来主导，审查将于秋季前结束。这将是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其间我们如何运作、以及为保障英国安全，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

今天我将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样的重新评估是必要的、以及我们打算实施的新做法、和我们已采取的措施。

简而言之，世界已经改变，如果我们不随之改变，英国的作用在各方面将会下降，这包括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的经济。实现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已变得更困难，而且还将更困难，除非我们准备另有作为。

众所周知，我选择支持这一观点的四方面变化是：第一，经济实力和经济机会正在转向东方和南方的国家；转向巴西、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的新兴大国、转向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这样日益重要的经济体。据估计，到 2050 年，新兴经济体将增长至 50%，超过现在的 G7，其中当然包括英国。然而，最新数据显示，现在我们往爱尔兰的出口额超过往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出口的总和。

第二，国际决策圈更广泛、更多边化。以前由 G8 所作的决策，现在在 G20 内部磋商，而且本届政府将率先主张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范围。而这种趋势非常积极，确实早应完成，这我们的外交构成了挑战，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我们去了解、而且通过我们的大使和海外的使馆网络，去产生影响力。

网络的世界需要我们去激励他人，通过展示我们如何履行自己的价值观而非试图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

新兴大国的意见对于我们有能力解决全球性的经济改革、核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在联合国及其他地方，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外交更有必要积极且强健。

第三，面对新的威胁，保障我们的安全变得更加复杂。贸易的巨大利益和人们的活动可掩盖那些利用全球化工具，达成破坏性或犯罪目的的行为，还能够利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作为进行这些行为的平台。从最近的历史上看，我们发现这方面最显著的例证是在阿富汗，但我们还必须往前看，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风险。

第四，冲突的性质在变化。我们的武装力量目前参与的是打击叛乱或人民之间的战争而非国与国冲突，他们参与反海盗行动而非海战，海外兵力投放而非本土防御战。安全威胁本身更广泛地分散在世界各地，往往难以接近，没有法纪，某些情况下失控，在这些地方因缺乏管理造成冲突和危险不断，我们还要学会阻止这种情况，但很有可能会更加经常面对。

仅这四个因素就需要英国外交政策更加积极并且寻求更长远的机会。但如果加上第五个因素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即网络世界的出现，那么英国外交政策寻求新方法就成为无可争辩的了。

虽然我指出世界变得更加多边化，但也更双边化。与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对我们来说，首先是和美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以后仍将如此。我们共同的历史、价值观和利益、紧密相连的经济以及在各个层面上合作的强大习惯，将确保美国仍将是我们的国际目标、最大的单一合作伙伴。但其他的双边关系也很重要，无论是已萎缩或停滞的长期关系、还是我们认为为了 21 世纪的发展，必须要发展的新关系。世界各地的区域集团当然在加强，但这些集团并非一成不变或不可改变的，他们也没有如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削弱个别国家的作用。今天，影响力日益取决于国家的网络，其模式为流动的和动态的忠诚度，取决于联盟和联系，包括非正式的，其作为影响力和决策的重要渠道，要求英国以新的形式参与。

与过去对比最明显。1814 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去参加维也纳会议，这是英国外交大臣自三十多年前设立以来，首次去国外会见其他国家外长。今天的外交部长们通过正式照会沟通，个人会议非常频繁，每天数小时通过电话讨论和协调应对危机，而且我们很多人通过短信沟通，像我和巴林外长，热情高涨地在 Twitter 上联络。

但是变化不会就此停止。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不再由外长或首相独断。现在，个人、民间团体、企业、压力集团和慈善组织之间有大量联系，这也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正通过互联网快速发展。最近加沙舰队危机，说明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如何能走到一起，试图迫使政府改变进程，而且这样做的时候，如何影响全球观众。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一年前在伊朗围绕总统选举出现了广泛的反对运动，显示了互联网的惊人力量，使得个人不顾无情封锁而超越国界，在网上与全世界的人们共享信息，世界各地的人们又反过来敦促本国政府做出反应。

因此，如果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意味着我们要去影响更多国家的政府、意味着我们必须变得更加积极，那么人际网络的不断加快发展，意味着我们在这些方面必须利用更多的渠道，在世界各地的舆论法庭以及国际谈判桌上，发扬我们的观点。

有个例子，上周我在巴基斯坦花了三天时间。那里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相对贫穷，但不妨碍从大量来源获取信息，当然不会扼杀对更广泛世界的兴趣。巴基斯坦人中，有一半在 20 岁以下，其中有 1 亿人有手机。一般人对于阿富汗的发展、中东和平进程的对与错，都有他或她的观点，对于英、美在这些领域的行为都有印象。例如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必须了解该国的国内舆论以及英国巴基斯坦侨民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反激进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影响，可能会大幅削弱，除非我们同时在更广泛的人群内，建立对英国的正面印象。因此，我除了与总统、总理和外长会面，还花了大量时间向媒体舆论界、企业以及任何通过电视和 twitter 收听的人进行讲话。在我心中，这样的沟通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最重要，当我们在全世界开展外交工作时，忽视了国际舆论，自己担负着后果，而我们不可能控制全球的电波，所以我们必须更加艰难地去传递我们的信息。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掌握和传达的最有效，直接与穆斯林占多数的世界的百姓进行沟通。在这个新环境下，对于我们有很多新机会与美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合作方式常常可弥补他们的努力。

我们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些国家建立无可比拟的人际联系

我现在要进一步谈谈网络的世界需要我们去激励他人，通过展示我们如何履行自己的价值观，而非试图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因为现在他们能够更详细地看到我们是否满足了自己的标准，并对此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不应该羞于考虑在同样条件下我们的发展援助。从 2013 年起，我们将履行承诺，GNI 的 0.7% 用于海外援助，以法律形式体现这一承诺，并将国际开发部保持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我们将继续支持“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一个道义上的责任，并作为对我们自己长期安全的一项贡献。但我们应该对援助的事实开诚布公，这不是政府的礼物，而是英国公民慷慨的成果，还可以促进英国的正面印象。

在这个网络的世界，英国不仅需要成为多边机构中积极且有影响力的成员，而且还需要确保我们的外交足够灵活、有创新的性质、并有全球影响力，从而建立我们自己强大的双边关系网络。

近年来，英国与新兴大国建立关系的方法比较独立、不系统，从而导致这些政府常常抱怨英国的部长们只有当危机出现时，或需要关键表决时，才进行联系。这削弱了我们在影响全世界数百万人生命的困难问题上达成协议的能力，忽略了在实施外交政策上一致性以及个人关系的重要性。在很多国家，政治和经济决策常常比在英国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当进行经济决策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双边关系，则会进一步影响削弱我们的地位。

此外，在欧盟这样的组织内部，我们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最大的国家而忽视小国，这样的做法不再明智或确实不再可能。当然，法国和德国仍是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所以，首相上任之初就对他们进行了访问。但如果英国要发挥影响力，并创新外交政策方法的话，我们就需要看得更远、更广。欧盟作为不断变化的网络处于其最好的状态，成员国可充分利用各国带来的条件。我们已在寻求与很多较小的成员国以新的、更灵活的方式进行合作，从而发现欧盟内部个别国家或集团是否增添特殊价值。仅举一例，以前在苏联控制下的新成员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治理后，拥有丰富的

向民主过渡的经验，这些经验他们可以与欧盟候选国以及更广泛的其他国家分享。这应成为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做法。

因此，我已开始讨论，我们如何能够与这些国家中的外长形成这样的倡议。我们也应看到，在这方面土耳其在欧盟中未来成员的价值。土耳其是欧洲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是一个国家为自己发挥新的作用、建立新的关系的很好例证，一部分是在现有的结构和联盟之上，还有一部分在这些之外。它在西巴尔干地区、更广泛的中东和中亚非常活跃。在外交方面，我们会进行特别的努力，与土耳其合作，下周应我的邀请，土耳其外长将对英国进行重要访问。英国拥有网络世界机会的条件是很强大的。我们富有成功的特质。我们是世界上悠久的全球性网络——英联邦的一员，英联邦横跨几大洲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六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以共同的价值观框架为基础。我认为上届政府似乎没有注意到英联邦这方面的价值，甚至在 2009 年发布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战略规划中都未曾提及。

虽然我们的人口只占世界的 1%，但我们是世界第六大贸易国；海外投资金额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而且我们的特点往往是外向型且勇往直前。有十分之一的英国公民现在永久居住在海外。我们与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些国家建立有无可比拟的人际联系，其中，有数百万的英国公民拥有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的遗产、我们与非洲有密切联系、现在有 85,000 中国学生在英国或英国在中国设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这就促使新的一代人接触英国，接触英国的语言、文化和规范、以及越来越多的网络，这些我们应该珍惜并巩固。英语使我们能够与最大经济体中数百万（也许数十亿）人口交流思想、并在全世界建立网络（如果我们这样选择的话）。令人震惊的是，印度有 2.5 亿学校学生和大学生（相当于英国全体人口的四倍）现在在学英语。这强调了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重要性，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平台，去发扬英国文化的魅力、分享我们的价值观。

在我所描述的世界中，我们开展外交工作的方法不能（借用前保守党首相和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观点）“懒洋洋地顺水漂流，偶尔使用一个外交船钩，以避免冲突。”对于外交事务纯粹应对的国家是在走下坡路。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变化并适应这些变化。

因此，新一届政府外交事务的愿景是：实施在欧洲和全世界都积极的特色鲜明的英国外交政策；加强英国参与全球部分事务，其中机遇与威胁日益并存；在网络的世界中比较容易实现，充分发挥我们文化联系的潜力，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同时，认识到不能狭隘或固步自封。我所称的开明的国家利益，需要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其中可以为他人以及我们自己实现抱负，这一政策由他人激励并寻求以我们政治自由和经济解放的价值观，来激励他人，这一政策坚决支持全世界力争通过自己努力解脱贫穷或政治桎梏的人们。如果外交政策没有良知或拒绝履行义务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那么这样的政策不符合我们国家的特点。我们的外交政策应始终支持人权和扶贫，并将其作为核心，而且我们应始终努力以道德权威的方式行事，要认识到一旦权威被破坏，将很难恢复。

我们如何着手实施这一特色鲜明的外交政策呢？首先我们认为，英国政府目前装备的状况，不足以履行这一积极举措。我们准备好充分利用网络世界的机会，但我们还没有行之有效地有组织或有方向地去这样做。

首先，我们接手的政府结构，没有有效的机制，去汇聚有关外交事务、安全、国防和发展的战略决策，或与这些领域的国家目标相适应。因此我们马上设立了名符其实的、重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启动了我提到的战略国防和安全审查，这将确保我们有适当的能力将英国公民面临的风险最小化，并在世界上寻找积极的趋势，因为我们的安全需要抓住机遇也需要降低风险。

其次，很多国内政府部门的工作有日益国际化的特点，有些职员调到了世界各地的英国大使馆。但是这一工作的整合不像它可能的那样连贯。例如，我们已审核了政府与世界上 30 个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发现没有有效的“跨白厅”战略，来与这些国家的半数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我们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在适当情况下，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汇集所有政府部门来寻求国家目标的实现，这样的外交政策贯穿整个政府部门的脉络，有可能以系统的方式提升与个别国家的整体关系——不仅在外交方面，还有教育、卫生、民间团体、商业、可能的情况下还有国防。

决定提升与某一特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带来一系列有形的发展，应该是这种情况：在那里建立英国高等教育大学校区或新的教育计划、多元化的体育和文化联系、为适应特定国家情况的议会和民间团体之间新形式的交流、有时在军事训练和演习方面的合作、反映英国整体利益的签证制度，其中包括这一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英国部长与英国企业在这一关系方面的合作。在网络的世界中，我们应将海外英国企业的存在看作一项宝贵资产，因为这可促使其他国家与我们合作，或接纳我们的目标当做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且企业之间的联合倡议在改变态度方面与首脑会议和公报一样是强有力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更强大。

今天我可以宣布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首相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启动了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力争提升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将使我们在加强我们的全面关系方面有更多选择，小组第一次会议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召开。我还可以确认，我们正在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开展类似活动的范围，包括首相不久要到印度访问，确定我们如何能够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伙伴关系，还有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由自由民主党国务大臣率领的工作，以及杰里米·布朗重振我们的外交工作不久将访问拉美和东南亚，重新关注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我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我们还必须加强发展在非洲与南非、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伙伴关系，并在那里的新兴市场寻找新的机会。

第三，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全面利用我们的国家实力和优势，为英国建立这些紧密的双边关系，并配合我们同盟国的努力，无论是我们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的魅力、我们武装力量和国防外交的实力、还是我们的情报服务和英国情报中心的质量，这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对英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四，我们清楚，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自身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勇气在海外倡议和领导英国的工作，以及在整个政府倡议和领导外交政策思路。我认为作为外交大臣，我的责任是面向未来将外交部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机构，继续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最富有才华的人才，未来更加重视地理、反恐、防扩散方面的专业知识、在海外困难国家的工作经验以及管理和领导能力。

外交部必须精于统筹安排，寻找机会，代表英国谈判，使我们能够继续发挥我们观念的力量和我们的能力去促使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核扩散这样的全球性挑战，对于这些挑战，只能集体应对。外交部将在帮助维持英国的经济声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将恢复我们的经济竞争力，与英国贸易投资总署一起（我与我的同事文斯·凯布尔有共同的责任），利用我们的全球外交网络，以干预和积极的态度，更多地支持英国企业，鼓励小企业将其产品推广至国际市场，代表整个政府打开大门、搬掉障碍去参与，并作为英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基础设施。

在本届政府领导下，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工作是提供联络和观念，从而使整个英国国家和英国社会，在世界上发挥最大影响力，并引领外交政策获得其他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

第五，作为政府，我们决心对于英国在欧盟和其他多边机构中的成员资格给与应有的重视。令我们困惑的是，上届政府对于英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的发展没有给与应有的重视。他们忽略了确保

足够多的、明智的英国官员进入欧盟机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英国在欧盟的发展（如果决策和起草在早期阶段）面临着代沟。

在外交事务上单纯应对的国家是处于下坡路的

自 2007 年以来，英国官员在欧盟委员会中主管级别的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在整个委员会中，英国官员少了 205 名。英国人口占欧盟人口的 12%。另外，以欧盟委员会入门级的施政成绩来看，英国职员占欧盟职员数量 1.8%，远低于其它主要成员国的水平。所以，认为上届政府谨慎推动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的看法，看来是不成立的幻想。以同意由他人要求的制度变革这样的错觉进行自我安慰，给人以英国处于欧盟核心的表象，他们忽略了提出与小国家合作的任何新倡议，以及由英国人员控制欧洲的关键职位。作为新一届政府，我们有决心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有人会认为，我们有限的国家资源不可能支持外交政策或外交部如此雄心勃勃的做法。诚然，像其他部门一样，外交部很多时候必须以较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并尽可能寻找结余，鉴于我们从上届政府接手的经济形势，英国可用于推广其海外影响力的资源是有限的。但如果我们不寻求海外新的机遇和新的合作伙伴，我们将无法确保经济复苏，或实现未来的安定与繁荣。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些国家会，为我们增加支持，或保护的力度，也没有其他人会支持英国百姓的经济机遇。我们必须认识到外交政策与繁荣之间的良性循环。我们的外交政策帮助创建我们的繁荣，我们的繁荣又支撑着我们的外交、安全、国防以及帮助其他境况不如我们的国家的能力。

就任七周以来，我们已初步采取措施落实这一做法。我们已初步努力加强我们在多边组织中的作用，着手高度积极地参与欧盟并在世界上发挥其集体重要性。我们努力与其他国家合作，建议解决加沙地带危机，并促使联合国和欧洲采取新的行动对伊朗加强外交压力。我们呼吁欧盟重点关注西巴尔干地区，并将提出对该地区的进一步倡议。我们正与北约盟国一起来适应一个战略新概念，并使联盟现代化，以世界相互关联的威胁来理解这一概念，联盟和伙伴关系必须灵活且形成网络，就像我们在阿富汗看到的，北约的行动不仅包括其 28 个成员国，而且是 46 个国家的合作。在五年一度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查中，我们走马上任，并在几天内，宣布了英国十年间核政策的最重要改变，首次透露核武器储备上限，并宣布审查我们的宣传政策。我们尽全力与英联邦成员携手重振该组织，并帮助其制定更清晰的未来发展议程。在上周召开的 G20 会议上，首相在关于气候变化、孕产妇保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国际银行监管和削减赤字上，率先提出寻求全球性行动。

我们现在将坚持开始时作为一个政府行事的方式，利用国际机构并加强双边关系。我们认识到当我们内部整顿时，我们无法奢望全球的外交政策危机停止。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安宁的世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用于日常关注和决策的事务上。我们有在阿富汗的战争、有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有我们的武装力量表现出的壮观场面、震撼人心的牺牲以及英雄主义、我们在支持巴基斯坦问题上，还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我们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正努力防止中东地区核扩散，或防止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遍布已知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时间所剩不多，要针对巴以冲突寻求两国解决方案，如果缺乏进展则对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会是悲剧，对该地区极其危险，对我们国家的安全也不利。但实施英国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针对现在影响我们的问题做出正确决策，还要为许多年后做出良好决策奠定基

础。作为一届政府我们已当选五年时间了。但我们的愿望是为将来留下一笔外交上的财富，这将是追求英国人民的繁荣与安定、重振外交、恢复经济地位的最坚固框架。

所以，我们现在将眼光放得更长远，着眼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促进英国的利益。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将制定国家战略，推动我们在全球的目标，这将汇聚政府各方面的努力，由外交政策思想引导，通过加强国际机构并重振外交关系来发挥作用，有意识关注确保我们未来的经济繁荣，并且坦诚地追求我们开明的国家利益，即为我们自己的百姓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不辜负我们对他人的责任。总之，这是一个投身于网络的世界的外交政策。由此看来，尽管未来二十年外交工作可能会有更多危险，但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去充分利用英国肯定拥有的良好优势的大好机遇。

该讲话于 2010 年 7 月 1 日在伦敦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大洛迦诺厅发表

繁荣框架

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中，英国的繁荣是一个新的商业焦点，努力去支持英国的商业并维持英国作为投资和经商之地的地位。

很高兴来到日本并受到首相先生如此热情的欢迎，两周前，我在伦敦做了一次演讲，解释我为什么会在本周来到日本和中国。我说过，我们的新政府将推行独具特色的英国外交政策，我们在外交政策中说明要利用 21 世纪呈现的大量战略特色机会，创建一个框架来维持英国的利益和我们的长期繁荣，并解决我们现在在阿富汗、伊朗和中东面临的挑战。我讲过我们要通过四种途径来推行英国这个独具特色的外交政策。

第一，通过加强我们与存在着许多经济机会的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往来，把目光放到海外去寻找新的伙伴和新的可能性。

第二，通过为英国打造更加牢固的双边关系。我们将提升与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国家的伙伴关系，如日本，寻找作为国家网络合作的新途径，以支持我们自己的经济 and 更广阔世界的稳定、安全和繁荣。

第三，通过与人民接触，了解他们的愿望，而不仅仅是与其他国家政府接触。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中起到作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机会延伸到其他国家去为英国争取最佳机会，维持我们的价值观，并把我们的自身价值观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影响其他国家。

第四条途径以及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我们的新政府认为，如果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经济恢复和未来的长期增长，英国的外交政策就要更深度地支持英国经济。除了我们其他的传统目标，我们将把经济目标作为我们国际双边交流的核心部分。我们将以目标化、系统化的特点来开展工作，以保证英国经济的恢复，促进市场开放和金融监管，为英国企业更大程度地进入全球新市场开辟道路。我们支持英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寻求投资和经商的首选合作伙伴，而且我们将利用我们的外交来帮助维护一个强壮、可持续、开放的全球经济，这样的全球经济将惠利所有国家，并有助于打造那些现在否定它的国家其繁荣所需的基本条件。为此，我们将在外交部工作以及我们国家的国际目标定义中注入新的商业主义，保证我们开发强大的政治关系，帮助英国企业在海外取得成功。

我们相信这个新方法将为英国带来成果，而且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有许多可以提供给全球经济中的伙伴。我们是世界级的国际经商目的地，我们是全球创意与创新中心、世界金融服务产业中心，是自由贸易与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支持国。我们的新政府致力于向世界展示英国是一个向企业开放的国度，要把公司税降低到 24%，要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易于成立一家企业的地方，并成为欧洲经济体中拥有最强大商业环境的国家之一。

在第一次演讲后的 14 天，我来到亚洲，表明我们是真心为商业发展的。今天，我在日本，明天将重申我们的关系并寻求在商业和外交政策领域更进一步的伙伴关系。我刚访问了中国，鼓励中国领导人继续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的进程。本周晚些时候，我将访问海湾地区，我们将采取系统步骤来提升与该地区的关系。下个月，英国各大臣将出访全世界，支持这个新方法，包括由我们的首相戴维·卡梅伦带领的一个赴印度代表团和商务大臣温斯·凯布尔的巴西之行。

日本对英国关系重大。你们是我们亚洲最亲密的伙伴。我们都是 G8、G7、G20 和经合组织成员国，有一天我们将作为扩大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彼此并肩合作。我们在阿富汗密切合作，在那里你们是对国际部队捐献最多的国家，我们是第二大捐献国，而且我们在诸如防止核扩散等挑战上有着共同的措施。你们是我们除欧洲、中国和美国之外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是英国经济中五大投资国之一。英国有 10 万个职位与日本在英国的企业有关。我们是你们在欧洲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接收国，仅在去年就有 107 个新项目，比前一年增加了 27%。你们是继美国之后我们最大的研发伙伴，而且日本的汽车企业与我们生活、社会和经济如此密切结合，英国一半的汽车都是它们制造的，我们总是认为它们是英国的。我不能想象有多少家庭没有日本的产品，日本产品彻底改变了人们接触媒体和文化的途径。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选择在日本就全球经济和英国外交政策中新的经济重点进行演讲。这可能并不惊奇，因为我们都以与众不同的国家特色而闻名，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描述有些轻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轻视这个关系。

因为我相信我们依然能做的更好。目前，英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低于在其他任何一个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尽管你们有这这个地区最大的国内市场。如果能实现最大程度地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据估计，欧盟会有价值 434 亿的额外出口到日本，而日本会有价值 538 亿的额外出口到欧盟，这对我们双方的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你们的国土交通省大臣向在日本的航空公司宣布了新的“开放天空”进场，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而且我们时刻准备达成更加自由的协议，因为东京—伦敦航线要比东京到欧洲的其他任何航线都繁忙。我们还愿意进一步加深并拓宽我们的双边能源对话，共同考虑我们要如何开发 21 世纪的能源基础，带头向低碳转变，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贸易与商业的事情，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两国的繁荣。远远超过我们两国经济联系总和的机会正向我们展开。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一位经济巨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印度经济规模的四倍。而今天，在一个领跑在前面且在经历巨大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地区，你们还是处于其核心。你们通过你们的双边关系、你们的投资和你们与最快速发展地区许多国家的贸易往来，包括中国和你们在东亚的邻国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来建立起联系。

另一方面，我们不是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唯一的主要国家，也不是唯一提倡欧盟内有许多事情都与日本息息相关的国家，但是 we 和一个有着 54 个国家的联邦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有来自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亚洲的和太平洋地区的，它们拥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而且其中一些国家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近 2 万英国人在海湾地区工作，这个地区对你们和我们的经济都非常重要，英国有许多繁荣的社区与无论是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还是印度等国的遗产有着强大联系。我们以与美国不同的但却独有的同盟关系——你们是在太平洋地区，我们是在大西洋地区，来强调共同联系之处。

所有这些不同联系是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许多情况而造成的，它们正在被新技术和新的通讯手段——许多都是在日本开发出来的，以之前不可想象的方式改变着，并被带到生活中来。这是外交政策以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元素。曾经我们总是通过媒体来关注这些变革的负面，比如它们会如何被用于在像缅甸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实施镇压或是散播恐怖主义。不过这样的改变具有压倒性的积极作用。在一个日本和英国只有一键点击之遥的世界中，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关系和联系网络中的共性和互补部分，看作是发展创新合作方式的跳板，在诸如人道主义援助、发展援助和帮助世界上最贫穷国家获得改变生活的技术使用权利之类的问题上合作，而日本在这些技术上表现优越。

我们在金融服务、健康、创意产业和先进制造方面可以提供许多

我们还希望在我们的国会和两国人民之间开展更多联系，并与你们的政府一起振兴“英日 21 世纪集团”，提升我们在教育领域的联系。第一批赴英日本留学生“长州五杰”1863 年来到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后来这五人全部成为国家的领导人。9 年后，格拉斯个人亨利·戴尔在东京成立了工程学院，后合并入东京大学。今天，成百上千的英国年轻人通过 JET 项目来到日本教书，获得他们首次海外生活与工作经验，同时我们也欢迎你们国家成百上千的学生来英国留学。但我们想要更进一步。

英国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大学。这就是每年有 400,000 外国留学生，其中包括 4,500 名日本学生，来英国学习的原因。这对英国以及对这些学生有着巨大好处。日本政府正希望其大学能够国际化，并制定了一个目标：到 2020 年有 300,000 海外学生进入日本大学学习，同时有相等数量的日本学生到海外学习。我可以宣布，英国文化协会将举办一系列政治对话，使英国和日本的大学校领导能够交流他们在国际化上的最佳实践，为英国和日本大学之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牵线，以促进双方学生和研究人员交流。英国文化协会还将为日本大学的工作人员以及学生提供必要的专业英语语言培训。这不仅能拓宽我们两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还能推动英国教育出口，最终推动日本的教育出口。最重要的是，这将为许多英国年轻人带来去日本学习的机会，巩固我们两国下一代的关系。

在一个国际体系快速变化而且单独国家更难发挥影响的环境中，我们之间的联系还为我们合作追求共同利益提供宝贵途径。经济危机加快经济实力从西方国家向亚洲乃至拉丁美洲和海湾地区的新兴经济体转变，并促成新的国家集团的崛起——G8 之后现在有了 G20，并把所有新体系——东盟、金砖四国、基础四国、上海合作组织、非盟等等的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国际决策圈的不断扩大是积极且期待已久的，提高了与许多国家有关的协议达成的可能性，而且被看作是更加具有合法性。不过，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日本、英国以及我们的同盟国将必须更加密切合作，影响更多的国家来保护我们的利益，保证我们的外交足够灵活且充满活力。所以，我们希望继续在“千年发展目标”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威胁等事务上与日本合作，我们都处在发达国家中有着最宏伟气候变化目标的国家之列，而且都希望探寻新的绿色经济带来的就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机会。

总体来说，本届英国政府将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与日本发展关系，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近些年有时候有些不足。1906 年，日本驻英国大使因为看到英国对“更多地了解日本的情况及其抱负”缺乏兴趣而感到惋惜。这是 100 多年前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新的英国政府非常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更加密切地与你们合作。我们两国有着很长历史的亲密同盟国和经济伙伴关系，所以我们能、而且应该拓宽我们的伙伴关系。

在为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我们还将打造英国与亚洲、拉丁美洲和海外地区新兴经济体以及与欧洲最大新兴经济体——土耳其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和繁荣十分关键，正如对其他许多与我们竞争的国家一样重要。到 2030 年，全球中产阶级有可能发展到超过 10 亿人——自从世纪之交以来，消费者人数增加的数量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人口——创造着新的机会。新兴经济体现在也有一些是最大的国家主权投资国和国债购买国。他们也是我们能够解决全球再平衡、贸易自由化和诸如核扩散与气候变化等广泛问题的基本。

所以我本周访问日本和中国，以恢复联系，在私人关系中投入，并支持英国。但是，在这里我还要宣布，英国外交部将对英国经济给予重要的新支持，帮助英国商业在新兴经济体中获得新的机会，并把我们的外交重点放在支持英国企业上和帮助把投资者带到英国上。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全球外交网络，更加集中地支持英国，为英国打造更加强大是双边关系。这是一个对国家重要性至关重要的问题。用我们首相的话说，我们的大使们现在起将既是英国的政治大使也是经济大使。

我们将与英国企业和政府其他部门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利用我们的政治影响，来帮助扫除商业成功障碍，包括文化和语言障碍、过度管制或是产权执法不足等。我们还将加强并拓宽我们遍布世界的使馆的科技网络，以便我们协助维护英国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基地的地位，这是把英国改造成欧洲领先高科技出口国和保持在科学与创新前沿所必需的。而且我们将在整个政府内推行这种方法，而不仅仅是在外交部中，所以这个经济机会的新焦点遍布我们整个行政管理的脉络中，所以无论何时国内各部门的大臣代表英国出访海外，他们都将促进英国商业以及其他基本目标的机会。

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创意产业和先进制造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我们将利用这些为英国创造更加强大的双边关系，我们可以提供的有许多。

除了印度，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当然就是中国。英国和中国的经济现在具有巨大的互补性。中国要提高国内消费，提升其产业价值链并发展其服务产业。这些都是英国企业具有极高全球竞争力的领域。中国要使其海外投资多样化，而英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中国企业在更加积极地走向国际化，英国企业以其历史网络和国际经验而成为理想的伙伴，伦敦金融城以自身具有的、领先世界的金融和专业领域、以及媒体、服务而成为向全球发展的理想跳板。

总的来说，英国经济恢复依赖于全球稳定和发展。没有持续的经济恢复，我们就不能繁荣发展，不能进入新的市场，不能获得新的对内投资资源。只有在健康的全球经济中，我们才能长期繁荣发展。所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上，在成功实施 G20 为强大、可持续且平衡发展制定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我们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我们必须找到创新途径来推动“多哈贸易回合”，“多哈贸易回合”每年可能为全球经济增加 1,700 亿美元价值，而且防止因保护主义而流失掉的数十亿美元损失。同时，我们要处理对可持续繁荣至关重要的软经济挑战：保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在不会进一步破坏我们的环境前提下有益于低收入国家；改善国际能源对话和体制构架；在经济战略中植入绿色增长。

所以，处于所有这些原因，最大化地利用我们与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将是我带领的外交部所要做的核心优先事项，也是我们把促进贸易与商业利益置于我们外交政策核心的方法的一部分。凭借过去，我们什么都不会得到。我们必须努力来获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出路，并维持我们的国际影响。除了我们已经计划要与日本合作的，我们还将做更多的，在一个体系化的世界中追求英国利益并维持全球良好状态，同时最大化地利用网络世界提供的新机会来发挥影响并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成功了，回报很明显，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经济中，还体现在我们加强国际体系和更有效地处理 21 世纪所有挑战的能力中。

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

网络化世界中的价值观——把人权和民主置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并推动以现实主义调合的理想主义。

很难想象有一所建筑更能适合做本次演讲的背景，这所建筑再现了英国 500 多年历史和自由的发展，从君权神授到议会民主制、普选权和法治的历程。置其于更宽广的历史范畴内，这所建筑的墙壁建立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起航去发现“新大陆”之前。

我的偶像小威廉·皮特也来自这里，他 21 岁时也就是 1780 年，看到伦敦到处都处在“戈登动乱”造成的火海中。60,000 人围攻威斯敏斯特宫五天五夜，直到国王下令派出 15,000 人的部队和国民军，暴乱才平静下来。皮特能够无视骚乱，写信给他处于风口浪尖的母亲道：“几位非常受尊敬的律师已经肩扛着毛瑟枪现身于大部分观众面前。不幸的是‘危机的出现’以我们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结束了，而我们军队的所有热情也被丢掉了。”我不知道在今天出现这种紧急情况时，是否也有一把隐藏着的火枪深埋在我们的脚下，但是我希望林肯律师学院的律师们心中仍跳动着爱国热情。

我选择林肯律师学院作为本次演讲的地点，不仅是因为我自豪自己是这里的一名荣誉法官，还因为这里的背景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社会价值是历经艰辛建立起来的，而这些社会价值要归功于思想家、法学家、活动家和国会议员对政府活动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在国家真正遇到改革阻碍时，威廉·威尔伯福斯和他的同事们在他们 40 年的运动生涯中，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结束了英国以及世界的奴隶贸易。

这两点认知——自由民主社会的逐渐发展和英勇个人的重要性——处于联合政府对英国价值观理解和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的核心。科恩希尔的宾厄姆勋爵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公共生活中的一位杰出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知名的法律人士之一，不幸于上周去世了，我想在座的许多人都对他的去世有深刻的感触。

特色鲜明的英国外交政策

我们的政府已经为外交政策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它将促进英国的安全与繁荣，支持我们的经济并对英国人民的生活有切实意义。如果我们完全停滞不前，这些事情就会变得更加难以达成。被我称为“网络世界”的出现，新崛起经济体的出现，都在削弱我们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影响的传统方式，同时严重约束我们国家的资源并对我们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执行特色鲜明的英国外交政策，超越我们跨大西洋的密切联系和在欧洲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两者，并促进英国在一个体系化世界中的长期利益。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更加努力，以维持英国作为投资与经商之目的地的地位，而且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正在准备这么做。外交政策必须遍布于整个政府的脉络中，所以国内各部门也要宣传明确的国家目标。

今天的演讲是四个制定我们将如何保护英国的安全、繁荣和人民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支持我们的价值观中的第三个。在第一个演讲中，我宣布了加强我们国家与北美、海湾地区、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经济体联系的新计划。在第二个演讲中，我解释了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新的商业焦点和我们为支持英国经济、自由贸易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做的额外努力。我

将在今年秋末做第四个演讲，解释外交部根据《战略防御与评估》而将在英国安全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人权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对安全与繁荣的明确关注意味着我们并没有赋予其政府在人权、减少贫困和支持国际法上同样的重要性。本次演讲的目的说的远不是对这些事情给予的重要性较少，而是我们将它们看作是外交政策目标不可分割的必要部分。人权在本届政府中并没有被降级，也没有从我们的援助和发展承诺中剔除。事实上，我打算改善并加强我们的人权工作，稍后我将在本次演讲中解释。这些以及其他价值观是我们国家 DNA 的一部分，而且将深深交织在我们外交政策决策程序的各个阶段。这么做有着不可抗拒的理由。没有道德意识的外交政策既不属于我们国家的特点，也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的繁荣是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除非我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不能达成长期安全与繁荣。在侵犯人权不受约束的地方，我们的安全也会受到损害。如果我们不能维护我们作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地位和文化影响，那我们的国际影响将慢慢减弱。

我们知道，在近些年的损害之后，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必须努力恢复公众对外交与安全政策制定的信任。我们必须以恢复公众信心、支持法律、履行我们的职责和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方式，处理我们所继承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解释我们将如何尝试避免过去的错误，如何使我们的价值观存在于我们每天所做的困难决定中。而且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必须消除我们同盟国的疑虑，以使它们有信心以对我们集体安全至关重要的方式继续与我们合作。我们知道对我们评判要以我们的行动为准而不是我们言语。我今天的演讲确定了我们作为一个政府决定要走的方向。

道德外交政策途径的失败

社会和政治领域广泛认为英国应该支持民主自由、普世人权和法治。但是关于这些应该如何反映在外交政策中，或是历届政府坚持这些的信心，还存在着不同意见。9•11 之后，伊拉克和世界的经历在英国外交政策完整性中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倒退，而且有普遍观点认为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缺乏国际标准。

我希望公平对待上一届政府。我们都欢迎英国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和发展支持，在巴尔干半岛和塞拉利昂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开展降低非洲钻石贸易冲突的运动，同意限制在全球使用地雷和集束弹药。这些都是重要成就，我们必须予以巩固。

但是，上届政府自己也承认，在外交政策的许多领域掉入了自己所制造的华丽语言与行动的巨大落差中。如一家报纸所描述的，他们的任期开始于“空洞的道德鼓吹”。英国的同盟国处于折磨中、质疑“伊拉克战争”、对我们情报部门的行为提出问题、外交政策政府机器已经精疲力竭、唐宁街做出的零散的、沙发式决定、在国际法律上的虚伪和双重标准受到谴责、外交部与国防部发生重大部长级管理不善，这些结合起来导致了他们的结束。在上届政府执政的最后期间，英国的状态是政府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能处理世界上因为暴政、镇压和不公平造成的损害。

道德外交政策方法虽然在目的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应用中却证明是被误导的，而且是基于错误思维的。正如外交部一位前国务大臣彼得海恩在 2000 年所说的，“允许政策被以似乎完美的前提提出，这本身是否就存在着错误”。前首先托尼•布莱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他与他的同事们“我们将比我们的前任做的更好，不仅是在管理上，更多的是在道德上和公平上，允许这种想法存在是我们犯的一个巨大错误”。联合政府将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决心要做的更好而且要更加

现实。我们要以明确的、实际的、有原则性的方法来取代大范围、概念化的“道德外交政策”，并一直坚持。

我们了解，理想主义总是需要以现实主义来调合。我们有一个自由保守主义观点，即改革，即使是可行的，也不能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我们这么做的能力可能也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减弱。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以有说服力的证据和决心来推广我们的价值观，但在方式上可能不适合与我们有联系的其他社会，尤其是在脆弱或战后国家。正如首相对之所表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头脑冷静且坚持实际”地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致力于强化国际框架，国际框架能够把在人权上华而不实的辞藻转变成责任和持久的改革。

推广我们的价值观的战略利益

我们的价值观以三种方式不可分割地存在于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中。在解释在实践中它们如何交织在我们的决策之前，我希望对每种方式做简要的介绍。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必须拥有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身份延伸。任何要定义我们的价值观的尝试最后都要不可避免地归结出：它们并不是仅仅来源于国家，而是国家为个人权利经过若干世纪斗争发展而来。我们对于公平、尊严、自由和公正的概念是我们丰富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是政府独有的，尽管政府宣称自己是众多道德的绝对可靠守护者，并把它们编辑成册，利用在外交事务中。法律处于我们价值观的核心，而且同样也是稳定积累过程的产物。法律程序原则和任何惩罚都在法律之内原则都可在《大宪章》中找到。法律是这个国家个人权利的最终守护者，而国际法是我们评判其他人权的标准，同样也被用来评判我们自己。但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单纯地以法律术语来定义。它们包括了我们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主义信仰，要对难民给予保护，减轻最脆弱地区所受的气候变化影响。宽容、怜悯、大方的品质、尊重他人、家庭和社区有选择如何在法律下生活的权利，这些也是我们价值观的一部分。

人权是我们国家 DNA 的一部分，而且将交织在我们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

鉴于此，我们的政府应该时时寻求反映英国社会最佳的一面。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我们的价值观，而且我们要准备好向国内外那些否定它们的人挑战。“自由之家”最近四年的年度调查发现，实际上全世界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权都在受到损害，所以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尤其是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必须愿意使我们的行动接受民主监督，注意公民社会提出的警告。正如首相在上个月所说的，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坚决以最高标准来评判自己——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应该时时努力第一个意识到我们自身不足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比如，全力抵制伊拉克调查直到上届国会结束就是上届政府犯下的这样一个错误。

第二，我们对于宣传我们的价值观有着战略性的兴趣，我们的价值观形成我们追求安全与繁荣的基础框架。在一个网络化的世界中，我们不能孤立繁荣。当其他国家缺少安全条件，有法律缺失的地方成为未来冲突或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时，我们的安全就会被削弱。由于在财富和机会上长期以来存在的大量差异今天仍存在，尤其是对妇女来说，这也削弱着我们的安全。在阿富汗，我们正积极致力于促进人权和发展以及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是持久稳定的一部分基础。

没有保护自由和公平贸易、财产和知识产权的法律，我们的自身也不能繁荣发展。正如托马斯·潘恩在 1971 年所写“一个国家独自在商业上繁荣发展，没有这样的事情，她只有通过参与才能做

到”。这个事实在现在，219年之后，当我们高度依赖全球商业、金融和通讯网络时，以潘恩可能预想到的方式引起甚至更多的回声。

更广了说，我们的利益依赖基于法律的世界体系。我需要的是不会增加核武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遵守国际条约和支持通过国际社会实施法律制裁的国家。由于我们的经济地位被压缩，影响力也更多地转移到那些可能并未分享我们价值观的政府，我们将必须更加努力保证国际法和人权，促进在诸如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协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并加强国际条约（如《核不扩散条约》）和支持国际司法工具（国际刑事法庭法庭）与判决（如针对前南斯拉夫的）会如此重要。对改革全球机构的努力，如联合国安理会，也应该给予紧迫感。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将说服其他国家，它们和我们的利益要依赖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

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外交政策不可分割部分的第三个原因是，它们是我们国际影响的重要组成。在当今世界中，国家不能依靠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决定它们在世界中的地位。英国的地位也依赖于我们的文化吸引力、对我们社会的开放性和我们与其他国家相处的方式的了解，尤其是在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即时评判的世界中。我们的地位直接与其他国家对我们将执行我们所说的以及我们不会使用双重标准的认可相联系。当我们忽略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就不能寻求建立我们的国际影响。

以现实主义调合的理想主义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角力充满了各个领域的人类活动历史。外交政策也不例外。以理想主义引导且未经现实主义核对的外交政策将不可能达成其目标，或是做出好的决定。民主不能通过命令或设计强加给他国。认为社会是可以从理论上设计的，并开始新纪元，这是共产主义的众多幻想之一。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教育我们应该要谦虚。

我们必须认识到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步伐。民主所依靠的基础必须通过长时间来建设：强大的机构、负责任的政府、媒体自由、法治、男女平等，以及其他不太形化的思考和参与习惯。仅选举不能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袖手旁观或是简单地听任改革在某些国家数十年都不会发生的论调泛滥，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理解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与为数不多的其他社会合作的用意。

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其他国家侵犯人权的情况，而且要在其他地方对它们提出抗议。任意监禁、政治和宗教迫害或是拒绝女性权利对我们来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接受的。对那些表面上实行民主同时却违反基本人权的国家，或是声称法治同时却缺少独立法院和负责、透明的适当体系以阻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国家，我们从来都不会视若无睹。但我们没有选择，不能像格莱斯顿或是帕默斯顿那样派出炮艇或是依靠大英帝国的力量。我们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必须防止出现自大傲慢姿态。我们也不选择，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只与少数与我们有着同样价值观和刑事司法标准的国家合作。

我们所有宣传我们价值观的努力都必须包括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无论是公然反对侵犯人权，还是团结其他国家来做同样的事情，利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树立一个榜样，或是对寻求说出自己国家是如何被治理的年轻人给予鼓励。因此，切实推广人权不能使之陷入死板的规则，不过今天我有四个主题希望说明，这些主题将成为我们政策的特点。

耐心处理困难问题

第一是在出现问题且影响到英国道德立场的地方，我们将耐心、明确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将依据吸取到的经验教训来采取行动，并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问题。

我们的民主长盛不衰是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在前任政府建立质询之前召集一次为期三年的“伊拉克质询”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对需要支持西巴尔干稳定尤为关注的原因，吸取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教训。这也是我们宣布——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调查英国是否卷入其他国家在 9·11 之后提出的虐囚事件中。正如首相在宣布开展调查时所明确表述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是扫清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名声中的瑕疵，对所发生的事情详细调查，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来使我们的情报部门能够执行我们迫切需要他们完成的工作。

我们还第一次完成并出版了统一指南，供情报和军事人员在其他国家记者对被关押者采访时使用。它使公众知道了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即我们的人员从来未被授权在他们知道或是认为会发生酷刑折磨的地方采取行动。它要求他们报告他们向英国政府揭露的所有虐待事件，从而使我们可以采取适当行动进行制止。而且它建立起一条清晰的部长级权力主线。

内政大臣、国防大臣和我负责授权我们处在困难处境中的人员采取行动，在这些处境中，虐待的风险并不容易界定，但如果不采取行动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任何认为我们做这些决定并未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责任放在我们心中最重要位置的想法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永远不会对将发生酷刑折磨的地方授权。我们保证采取可靠有效的步骤来降低虐待风险，如果有需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干预来进行。在那些无视这些努力而存在严重风险的地方，在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会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法律责任。

利用政府间在驱逐恐怖主义分子嫌疑人上的相互保证，是我们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一种方式，同时维持我们的价值观和国际安全承诺。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法律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在保持我们的责任与《欧洲人权公约》相一致的情况下驱逐一些人。我们的决定要遵从我们自己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申诉和监督，这是完全正确的。欧洲人权法院支持利用外交保证原则来处理。特别移民申诉委员会最近的发现支持我们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最新保证安排，驳回了一名男子就自己被遣返回埃塞俄比亚而提出的申诉，该男子被发现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还采取措施改进英国做出有关外交和安全政策决策的方式。格莱斯顿曾说过：“这就是我的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则——搞好内政。”我们新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把有关外交、安全和国防政策的战略决策集中在一起，来恢复适当的政府程序，使外交部回归到其决策核心的地位，并保证外交政策确实存在于整个管理脉络中。能很好展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影响的一个例子就是，它在大选后不到八周的时间内完成并出版了统一指南，在之前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切实推广人权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无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人权问题我们都会提起关注，包括在我们寻求与之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国家。一些人会说，寻求加强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同时关注其人权问题，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20 世纪 80 年代保守政府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专权，并突出显示不同政见的人所处的困境，同时有建设性的与苏联来往，支持和平地向民主转变、市场经济和法治。基于双边关系的现实主义实用途径，在一些情况中更有可能达到鼓励其他政府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目的。

我们将始终如一地努力推广人权。我们与其他国家在人权上合作的出发点以实用、现实主义和可达性成为基础，尽管出于原则问题我们时刻都准备大声说出事实。我们会公正对待与我们合作但价值观却与我们不尽相同或是违反自身国际人权责任的国家，公开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将利用自己在教育、公民社会以及机构建设（如警察和司法机关）上的大量经验，来帮助需要这些援助的国家发生积极改变。

我们的外交国务大臣杰里米·布朗曾担负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推动人权与民主日程的责任。他咨询过议员和非政府组织，确定英国能够和应该最具影响的地方。他将继续在众多领域开展这项工作，如促进民主和言论自由，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和鼓励联合国与欧盟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我可以公布，我已经决定召集一个人权顾问团，收集来自重要非政府组织、独立专家和其他团体或个人的建议。顾问团将保证我收到不同国家人权情况的最完善信息，并能从外界对我们的政策行为所提的建议中获益。顾问团会定期举行会议，并能直接与部长级官员接触。

我还决定以前任政府所做的工作为基础，加强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在国内及海外人权事务上的机构能力。在出版了供情报人员和军事人员使用的统一指南后，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出于报道任何被指控的酷刑折磨或是虐待、野蛮、侮辱性对待事件的需要，将再版其为自己部门工作人员编写的指南，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出版这个指南。

我们决定继续外交部以年度为基础报告侵犯人权情况的工作。但我也希望对这个工作加以改进。不是像当前这样用昂贵的有光纸印刷，我们从现在起将每年以报告文件的形式向国会报告。报告的范围和质量将不会发生变化，而且我们希望公众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站实时更多地了解这方面信息。我们遍布全球网络的外交官也会每周提出人权事件，我们的各部大臣也会如此。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督促缅甸进行了公平选举，加沙收到了人道主义援助，游说伊朗提高妇女权利、宗教自由和使用死刑，尤其是在阿什蒂亚尼案件中。

大力提倡英国价值观

第三，我们将寻求通过我们的软实力和国际机构成员身份，和作为一个鼓舞性的坚持人权与民主的社会的例子，来影响其他国家。我们必须大力提倡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英国是《欧洲人权公约》最重要的缔造者之一，而且在《联合协议》中，本届政府承诺推广对这些权利及传统英国自由的真正范围的更好了解。

英国文化协会与 BBC 全球服务在向海外推广英国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接触了数百万人。它们的工作帮助维护了我们国家开放、透明和自由以及作为最佳留学和经商之地的名声。因此，关注当前经济气候会如何影响这些组织的资源及所及范围，是可以理解的。上周，我受对外事务特别委员会要求，就关闭对缅甸世界服务广播做了报告。我说由于一些人与缅甸人权激进分子在接受世界服务谈缅甸的访问时提到了平台，我是不会同意对世界上最神秘、镇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结束广播的。这自然来自于我们拥有特色鲜明英国外交政策的愿望，从而建立我们在世界中的影响，并支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希望最大可能地保持英国文化协会和 BBC 世界服务以及我们海外使领馆网络的所达范围。

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世界的援助与发展计划承诺。在国际发展大臣安德鲁·米切尔的带领下，我们正在把资金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比如，我们已经把英国国际发展部未来 4 年在阿富汗的资金增加了 40%。我们带头支持在巴基斯坦洪水中受灾的人，成千上万的英国公众已经为此做了捐赠。下周，副首相将带领英国代表团参加纽约“千年发展目标峰会”，我们将在会上鼓励其他国家就世界上的贫困国家制定与我们相匹配的远大目标。我们希望保证无论我们的援助以何种方式在什么

地方进行，都能对全球贫困产生最大影响，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独立发展，这二者是更加稳定和民主社会的基石。

长期以来，我一直支持英联邦在推广民主价值观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可低估的工具。英联邦的评论家常常会问，如此一个分散的组织可以做到什么。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无法匹敌的网络，在提倡人权和民主发展以及支持冲突干预中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联邦内 54 个成员国遵守共同的民主标准和制度，已经延伸到了许多地区，如非洲，那里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外交政策挑战。我们常常会提出津巴布韦是一个英联邦可在其未来中发挥作用的 国家。所以，我们将与其他成员国合作振兴这个组织。我们将支持其有助于促进司法管理和法治的法律服务部门，因为要在发展中国家确保这些事情，而且民主政府是反对侵犯人权的最好守护者。

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必须是充满着英国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气候变化不仅影响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还涉及到我们对其他国家的责任。最先受到气候变化结果冲击的国家是最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装备最差的国家。这不是一个易受硬实力解决方案影响的问题，而是其所造成的问题需要更大的代价来干预的问题，如争夺资源而产生的冲突。这也不是一个靠单独政府协作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一个涉及到商业网络、信仰团体和公民社会的真正全球应对。它将处于，比如，本周晚些时候教皇本笃十六世访问英国时讨论议程的突出位置，而且我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一周里谈到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将支持最贫困国家的气候财政，并与它们合作防止发生最坏的气候变化影响，同时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目标充满信心。

因为我们寻求推广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必须要达及全球“观众”并影响其他国家的政府。在伊朗，我们利用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与波斯语社交媒体交流，并推动在人权上的争论，而且我们正在全球复制这种工作模式。在国内，我们将继续坚持与英国公民社会合作，找到影响其他国家的创意新途径，既不会忽视英国企业所具有的影响，同时又以高标准的道德行为投资海外，立场坚定地反对腐败并投资它们的人民。

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

我最后一个主题是我们将致力于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而且将成为推广人权的国际机构的积极成员，以欧盟为开始。我们将鼓励欧盟利用自身在世界中的联合力量以多种方式来推广人权和民主。欧盟向南、向东扩大是一个得到各党派支持的政策，已经为加强欧洲大陆的民主和法治做了许多。扩大过程还在继续，在这些地区的进程中发挥着强大催化剂作用。所以我们将继续支持扩大欧盟的原因。

我们将坚定地拥护联合国改革，包括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联合国安理会和一个更有效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我们将继续争取达成《武器贸易条约》，以降低防卫设备出口被用于燃料冲突、侵犯人权和破坏发展的风险。建立武器销售的全球标准将会降低武器流向脆弱地区所造成的危害，而且将惠利英国武器产业。我们将支持国际刑事法庭的开创性工作，并致力于加强其权力，包括当加入《罗马规约》的政府允许被指控的人以免罪身份访问他们的国家时要指出来，并坚持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全力合作。

结论

所以，这意味着的是我们将致力于遵守我们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同时促进英国的安全和繁荣。我们将寻求采取行动的方式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复杂性与尊严，要以实用主义有效方法支持人权，要鼓励其他国家，要能够加强全球法治。这将是一条清晰的途径，即改正之前对我们的外交政策造成怀疑的错误，要毫不犹豫地大声反对侵犯人权，同时获取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将寻求利用非

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理想与影响，而且将成为支持我们的价值观的国际机构中的积极成员。总而言之，将采取的外交政策对其他国家和我们自己来说都是雄心勃勃的。以这种方式行动就是为我们明智的国家利益而行动。

2010年9月15日，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旧教堂做的演讲

国际安全政策

网络的世界当中的国际安全——作为全球性的军事强国，英国担负其责任，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冲突的预防。

大不列颠已准备好迎接未来十年及以后的安全挑战，坚定地与盟国站在一起。本届英国政府任期内英国的全球性作用将不会收缩。作为一个积极的全球性强国以及美国最密切的同盟国，英国有明确而长远的目标。在一个网络的世界当中，英国现在已准备好，在促进英国利益和帮助迎接重要的世界性挑战中，发挥不仅不收缩而且要增长并日益有效的作用。

下午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的演讲。我很高兴回到乔治敦，上次我来时是 1982 年，那时我年仅 21 岁，来参加关于英国在北爱尔兰的政策的一场辩论，距今已有很多年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那项政策至今很成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我渴望回来的原因之一是那场辩论后，我曾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关于这一点我唯一要说的是这所大学的学生知道如何开心生活。

自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以来，这是我首次在美国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在此我要讲的是关于国际安全的主题。就像我们彼此热心关注对方的政治活动一样，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于我们六十五年当中的首届联合政府抱有一些好奇心。

在五月份令人瞩目的大选过后，如此富有激情的政治对手能够在仅五天的时间内组成联合政府，这可能会令你们感到惊讶，正如在英国令很多人感到吃惊一样。如果你们观看过三位首相候选人之间的电视领导人辩论（在英国这是首次，当然这样的辩论长期以来是美国政治风景的一大特色），你们可能更惊讶的是在同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同意实施政府的一项切实的计划。

众所周知我们的政治是有对立面面的。威廉·威伯福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全部的政治生涯都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他是我的一位政治英雄，他写道，18 世纪他首次进入议会后，“如果你不能走到议会中你的对立面，你就不会听到最令人震惊的脏话”。他毫无偏见地接着说“在部长这一层面还没有那么糟，不过恐怕他们比对手好不了多少”。

事实上，联合谈判期间，我们非常茫然，以至于在外安营扎寨的记者只能从三明治中寻求征兆。有一份报纸曾醒目地报道，保守党谈判者“正吃着传统的鸡肉、牛肉或鸡蛋三明治”而“自由民主党正大嚼着金枪鱼、芝士和洋葱三明治”。但我们跨越了政治上和饮食上的差异，从国家的利益组建了政府，这样的结局是由对立的两大党稳定发展而实现的。自 2005 年戴维·卡梅伦领导保守党以来，我们就变为更加社会化的自由保守党，而在尼克·克莱格的领导下，自由民主党变得更加经济化的自由。这使得我们全面占据了英国政坛的核心地带，此时需要稳健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除了世界战争以外，我们国家面临的巨大预算赤字，而且我们希望为经济增长、复苏以及更公平和更繁荣的社会打下基础。

外交政策不仅现在要做出正确决策，而且还要从长远为我们国家定位，从而使我们能够抵御威胁，并利用世界的积极趋势

英国上届联合政府是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成立的，当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期。当时呼吁温斯顿·丘吉尔组建联合政府，来代表他提到的在极危险时候国家的“团结的力量”。战争期

间，丘吉尔与罗斯福总统互发了 1,750 份私人电报，在其中一份重要电报中，丘吉尔描述很多国家在希特勒军队无情横扫欧洲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被打垮，就像柴草”。的确，当时他担任首相仅 36 天，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都已沦陷，剩下英国处于危险境地，直至与美国、苏联结成联盟。今天，我们任何人都很难理解我们国家生死存亡面临这样的威胁。但我们现在知道，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在那样的战火中缔结和强大起来的。

20 世纪 40 年代，有一个故事广为流传，是关于一个准备到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他被问到他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爱，以及英美关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仍在我们的面试程序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认为英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关键是我们与美国不可或缺的关系。在全球安全中，我们的密切合作始终处于我们两国关系的核心，而且具有很多强制力和独特特征。除了我们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之外，我们在国防、核问题以及情报方面，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关系。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每天我在外交部的工作都是这样，而且我与你们强势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合作也很愉快。

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双方都有自己明确的身份和利益，有时会有不同意见。但今天，如果我们对方的安全受到致命威胁而我们不一起面对，或互相支持，那是无法想象的。美英关系依然特殊、对两国依然是根本、依然蓬勃发展、依然是世界稳定的基石。除了我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合作，每天我们共同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并防止中东核扩散。

- 美国努力重新启动以色列、巴勒斯坦谈判，促使两国解决冲突，对此英国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
- 我们在西巴尔干地区问题上并肩努力，那里新的国家创建已结束，但长期的稳定与繁荣还未充分实现；
- 我们在苏丹的问题上正在密切协商，继昨天由我主持、国务卿克林顿参加的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之后，今天上午我们二人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 我们在反扩散方面正紧迫工作，以保护松散的核材料，限制非法交易核武器技术，并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重要的是，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作为国务大臣，我负责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和信号情报机构国家通信情报局（GCHQ），我亲眼看到每一天、有时每个小时，我们两国的关系都在挽救生命，这对于我们两国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最近，由于我们两国情报部门以及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合作伙伴的努力，瓦解了基地组织对飞往美国飞机的阴谋，这是关于这种关系的最新生动例证。

这就是我选择在美国进行安全演讲的原因。我们的政府决心与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国坚定地站在一起，面对 21 世纪的安全挑战，就像我们过去坚定地面对挑战一样。

在英国我们从未逃避（而且在本届政府领导下永远不会逃避）由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我们在北约中的联盟以及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资格所赋予我们的国际责任。

在英国，我们在处理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或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时，我们总是感到不满足而且是外向型的，就像一个人准备付出代价一样。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历史，根基是关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何在以及希望我们国家发展成什么样在社会大部分人中有广泛的共识。

我们是联合国第四大财政贡献者，是最大的国际援助捐助国之一，在世界各地从缅甸到也门努力减轻贫困、支持人权。我们是自由贸易和国际机构改革的热心倡导者，包括建立更具代表性的联合国安理会、建立更广泛的欧盟以及扩大北约。我们在履行核裁军承诺中，在核武器方面无疑拥

有最佳纪录，同时仍致力于实现最低独立核威慑到最终实现自卫用核武器，并为北大西洋联盟不可分割的安全做出贡献。而且当需要军事牺牲时，我们与我们的盟国一起，也表现出了非凡的韧性和决心。在过去二十年中，美英两国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在巴尔干和伊拉克、最近几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并肩开展了五场主要军事行动。在大多数这些冲突中，我们派出的队伍规模第二大，同时承担了一些最艰难的战斗。此时此刻，我们不屈不挠的武装力量与美国军队一起在阿富汗正付出巨大牺牲。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难免在外交政策上会犯错，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不犯错。但我深信在未来几年，英国将继续成为国际事务中最强大、最有效的行动者之一。在本届英国政府领导下，英国的全球性地位将不会减弱。但我们自己保持这一雄心以及其他方面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或以过去同样的方式开展各项事务。

的确，作为新一届政府，我们知道迫切需要变革。十年来，我们国家不断参加海外军事方面的承诺，对于英国全面的战略利益或我们身边发生的变化没有进行任何评估。同时，当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超过我们时，甚至在金融危机在国内爆发之前，作为我们国防和外交事务实力的经济支柱已经削弱。而且当时，我们用于国家债务利息上的支出超过了年度国防、外交及发展预算的总和。

在我们实际需要将外交努力用于保持我们的繁荣与安全以及我们实际付出的努力之间还有差距。我们忽略了充分利用全球化以及新的经济强国和市场的出现带来的机遇。例如，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往爱尔兰的出口额仍大于往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出口的总和，往丹麦的出口大于往整个拉美的出口，而拉美这一地区包括 20 个国家以及 5.76 亿人口。

但对此要补充的是，过去十年中，开展全球事务发生了巨大改变。首先，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正向全球扩散，尤其向南方和东方。其次，国际决策圈正在日益扩大，正出现新的国家格局，他们往往不完全同意我们对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法。第三，国际关系不再单一由政府掌握，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当世界变得更加多边化时，同时也变得更加双边化。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双边关系，必须变得更善于利用新形式的影响力。

在英国，在我们就任的最初六个月，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使我们国家未来处于更强的战略地位。

我们建立了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英国首个此类机构。它每周召集部长和军队及情报部门的首脑一起全面审议我们的战略利益，以确保外交政策贯穿整个政府部门的脉络。例如本周，它举行首次会议讨论气候变化对于安全的影响。它使英国在阿富汗的努力具有一致性、开展了十几年来对国家战略国防和安全需求的首次审查、并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它这样做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金融背景，包括过度的国防预算达 380 亿英镑之多。在这样的背景下，这超过了我们全年的国防预算，因此这一过程很迫切。我们做出了艰难决策，这一决策不能再拖延。

我们深信，大不列颠已准备好面对未来十年及以后的安全挑战，并将与我们的盟国坚定地站在一起

但我必须纠正这样的错误观念，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国防来符合预算赤字。强大的国防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我们所作的决策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将确保英国能够保卫其所有领土、履行其所有承诺，包括北约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 2%用于国防的目标，将使我们未来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更加强大。这对我们的盟国来说应该是好消息，并向我们的潜在对手及时提醒英国将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脚。

正如首相戴维·卡梅伦在周一于伦敦的讲话中提到的，英国除了拥有世界上第四大国防预算，还将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全套旅级规模部队的国家之一，还有在持久基础上所需的空军和海军力量。英国皇家空军拥有联合攻击战斗机台风，将有资金购买最有能力的作战飞机，并有一支新的加油机和运输机队伍用于支持。皇家海军将拥有一艘新的作战航母、新的 45 型驱逐舰和七支新的核动力猎人杀手潜艇，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而且我们将更新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一三叉戟，这是我们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中最终的保险单。

本月我们还与法国签署了一份新的“国防条约”。欧洲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现在将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走到一起，提高我们的军事能力和影响力，为北约和欧洲能够在安全和国防上更加有效做出贡献。同时我们还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德国密切合作，非常积极参与欧盟一切外交事务的磋商，这将扩大我们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比如最近几个月，我们帮助欧盟在伊朗和巴尔干问题上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和美国与盟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的承诺没有任何收缩。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对于我们国家安全仍至关重要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将增加对防护车辆、无人机和反简易爆炸装置的设备的投资，确保我们的军队拥有所需的工具。除了同意新的战略构想（这将加强北约联盟并制定未来明确的规划），本周末在里斯本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将使联盟致力于与阿富汗人民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将标志着我们的战略由安全责任逐步转向阿富汗部队的一个重要起点。

因此，英国未来仍将是一流的军事强国、并且是美国和北约的强大盟友。正如国务卿克林顿最近所言，英国对于美国军队“仍将是最有能力的合作伙伴”。

但国防政策必须是强大且明智的外交政策的工具，现在还不足以在社区及我们的国界内保护我们的公民。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需要国际贸易和旅游、货物和人员的安全流动、公海、安全的能源供应、获得技术、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气候和粮食安全。在网络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有能力在威胁抵达我们海岸之前将其解决，并且利用外交、发展和我们的情报服务去帮助避免采取军事行动（这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这就是全面的外交政策和安全的措施，将成为新一届英国政府的标志。外交政策不仅是现在做出正确决策，还要从长远为我们国家定位，从而使我们能够抵御威胁并利用世界的积极趋势。

在英国，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强大而繁荣的跨大西洋联盟以及在欧洲的主导作用，还要以独特的英国方法在全世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北非、亚洲、拉美和海湾，在这些地区存在日益增多的经济机会，而且还需要寻求解决国际挑战的方案。在某些情况下，这将与美国的努力是并

行的，并支持共同的目标。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将自己行动追求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我们将绝不会忽视。

在我们就任的最初几个月，我们发出倡议在海湾地区与我们的历史性伙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加强了与土耳其的对话并加强了与老伙伴诸如日本以及新兴大国诸如印度之间的关系。上周二，我做了坎宁演讲，其中我提到停止英国在拉美的撤退，并呼吁开始外交进步。未来几年，我们将与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建立关系。而且我们已开始重振英国在英联邦内部的活动，英联邦这一独特的网络包括 54 个民族国家，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态度并且承诺法制和良好治理来支撑。

在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我们还更加注重冲突预防。我们正在增加致力于国际化发展的金额，因此从 2013 年我们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援助。其中，未来五年我们对于脆弱且不稳定国家的援助投资将增加一倍，因此，我们的援助预算近三分之一将用于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这种援助将在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帮助创建安全。我们继续重点关注我们影响力中软实力的一面——在这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通过主张“智能实力”进行强有力的智力引导，我们这方面包括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

我们正在迎战来自网络空间的、影响我们国家安全的阴险且日益严重的威胁。对我们国家体系持久而复杂的网络攻击每天都在发生——针对我们的银行网络、知识产权以及商业基础设施。每个月针对英国政府网络的目标攻击有 1,000 多起。如果任其发展，将威胁我们的繁荣、我们的防御能力以及我们国家的核心。

网络空间无国界，没有国家能够独自有效地自我保护。美国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领导力，我们与美国的网络伙伴关系是第一位的。针对这一挑战，我们正致力于开展英-美联合措施，并且额外投资了 6.5 亿英镑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计划。

我们在这一领域及其他领域，将需要强大的防御体系，从而使我们国家能以安全可靠的方式从网络空间的巨大潜力中受益。但我们这样做还必须不能破坏思想、信息和人员的流动。这对于我们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是自由的关键基础，使公民能够挑战其领导者并使其担负责任。如果我们在应对真正的安全威胁时，无意停止过去半个世纪向更大的通信自由发展的趋势，那么目前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真的会获胜。英国有决心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除非我们还支持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则我们无法保障我们的安全或影响力。如果我们不坚持民主、法制、政治自由和人权，如果其他人不理解我们这样做，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安全与繁荣将会削弱。

在我们以及我们父辈的有生之年，美国已不仅是“民主的兵工厂”，若没有民主则暴政可能会当道；而且还因其非凡的政治多样性和其榜样的力量，已成为希望的源泉，而且还激励着数百万世界其他地方身陷冲突或压迫的人们。我相信并且我希望美国将永远继续履行在世界事务中这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将发现英国是一个强有力的盟友。

在网络的世界当中，我们价值观或行动的偏差被视为跨越国际法，会快速被检测并迅速在世界范围蔓延。在我们的国际外交当中，我们不仅要说服我们的盟友或即将的合作伙伴，还要考虑全球持怀疑态度的七十亿双耳朵和眼睛。作为一个政治家，我会首先说我们不能希望说服每一个人，或始终在

国际舆论法庭上占上风，但也不能永远忽略它们。

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保持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必须始终寻求保持道德优势。我们的对手已表明他们不会屈服于没有深度的东西。但我们，作为民主国家，将始终由最高的标准来评判。这是英国联合政府和美国政府接近一致的地方。

我们已初步采取行动表明我们不会与酷刑或虐待串通一气。我们已发布对我们的情报和军事人员关于被其他国家掌握的拘留者的待遇的指导，我们决定举行一次独立调查，来审议英国在过去可能参与同谋的指控，以使我们能够学习经验教训，并使我们的安全和情报服务开展好工作，使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安全。

因此我们充满信心，大不列颠已准备好迎接未来十年及以后的安全挑战，并坚定地与盟国站在一起。我们对于英国作为一个积极的全球性大国以及美国最密切的盟友有清晰而长远的目标。在一个网络的世界当中，英国现在已准备好，在推动我们的利益以及帮助迎接重要的世界挑战方面，不但不收缩而且要发挥日益增长和有效的作用，因此，本届英国政府执政期间，英国的全球性作用不会收缩。

未来几年，我们的情报服务将继续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工作，寻找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并支持我们的盟国。我们的援助工作者将继续坚守在反对剥削、不安定以及绝望的最前线。我们的军队将继续坚守我们的国防并培训全球其他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外交官仍可能是最好的，在一国最大的外交网络中工作，既有新的合作伙伴也有老盟友。我们的政府将比以往更有效地利用我们国家实力中的所有手段。

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将以我们自己开明的国家利益为坚实基础，自觉配合为我们自己的百姓实现繁荣但也始终考虑我们盟国的需求。我们的外交政策将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并捍卫人权，因为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希望看到根深蒂固的稳定和更普遍享有的民主；我们的外交政策将保障英国的安全，没有安全则我们已获得的并珍惜的事物都会受到危及，在安全支持方面，任何单独的联盟都没有我们与美国的不可动摇的伙伴关系更重要。

演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发表

将拉丁美洲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英国和拉丁美洲是历史悠久的朋友和未来的合作伙伴。英国将停止从拉丁美洲的外交撤退。英国新显著不同的新外交政策正在实施之中。

英国从拉丁美洲的外交撤退结束了，现在该是开始前进的时候了。我们将寻求与拉丁美洲国家加强的和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部长级的关注。

在拉丁美洲独立曙光出现 200 之后，作为第一个在坎宁发表演讲的英国外交大臣，我感觉非常的荣幸。此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追忆英国与美洲在历史上写就的一段值得骄傲的光辉篇章，并且希望在现代社会的的基础上，再次启动我们之间的关系之旅。我非常感谢坎宁议院的邀请。

拉丁美洲争取独立的斗争，无疑是历史上最卓越非凡、光辉灿烂的篇章之一。斗争的各位领导人经受了流亡、困苦、背叛、牢狱，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曾两次与法国殖民者的断头台擦肩而过。他们经历了令人惊叹的军事胜利和国家建设中的挫折和倒退。他们走进了历史，留下了未竟的事业。然而，他们以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为现代拉丁美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一成功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实现。他们在面对巨大困难时的非凡领导力和勇敢精神，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有着与 19 世纪时一样的感染力。

英国与这场独立运动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世界强国都要紧密。伦敦是独立运动领导人和支持者的活动中心。西蒙·玻利瓦尔曾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往返伦敦。许多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参加了决定性的战役并战死沙场，在流血和疲倦的时候，玻利瓦尔曾对他们表示感谢，认为他们是他的国家的“救世主”。英国是承认墨西哥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并且在建立独立的乌拉圭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巴西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时候，是英国进行了独立条款的谈判。我们的政治和文献是拉丁美洲独立后，帮助其重塑国家形态的思想源泉，同时也对个人产生着影响。1822 年，当军事斗争仍然激战正酣并且玻利瓦尔将军带领几千人的革命军队在美洲大陆奋勇拼杀之时，他坚持让他年轻的侄子通过阅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信件来“学习绅士的价值观和风度”。我一直非常仰慕庚斯博罗绘制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肖像画，因为这幅画一直挂在今天英国外交大臣官邸志奋领楼。

同时，英国正在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要的战役并取得了胜利，这包括对 18 世纪奴隶贸易的抵制，坎宁和后来他的同事为在巴西和全世界停止奴隶贸易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少为人知的是，当委内瑞拉的革命正在蓬勃发展之际，当玻利瓦尔访问伦敦的代表团正在筹备之时，当英国深深地卷入拿破仑战争的漩涡的时候，某天晚上，坎宁坐在外交部的办公桌旁，给妻子写了一封告别信。第二天黎明，他在泼尼希斯会见了战争大臣卡斯尔雷勋爵，他们拔出了手枪，要进行一次不寻常的决斗。坎宁大腿上中了一枪，他们两人不得不从政府辞职。我们只能猜测，如果玻利瓦尔和他的同胞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一奇事——不可否认，按照他们的标准，这将是平淡无奇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会坚定赞成誓死捍卫荣誉。这是英国历史上部长们通过决斗解决政治争端的最后一次事件，这对于我们的联盟来说是个好兆头。坎宁的另一个习惯是用打油诗向他的外交官发布指令，这是非常具有娱乐性的，但是我不打算在外交及联邦事务部重现它。

英国参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不是深埋于历史的激动人心的奇闻轶事，而是我们历史上非常丰富的一部分；由此而继续在我们双方人民之间产生的温情应得到珍视和鼓励。对于英国学习那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仍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英国有过低估拉丁美洲和忽视它所带来的机遇的时期。目前，英国政府决心解决对拉丁美洲的这种忽视。

我们认为，现在是英国最终重新考虑拉丁美洲和它所带来的机会的时候

18 世纪，英国的政客们受到了这个半球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的诱惑，但是他们支持独立，不愿意参与对这些财富的竞争。他们把这一地区看作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所支配的地缘政治棋盘上的一块区域，而不是英国自己的功德。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拉丁美洲被认为是存在于英国传统利益之外的势力范围内，主要为美国所关注。过去的 20 多年里，英国在这里的利益和存在一直在稳步下降。

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与 20 世纪之间的时间里，英国与拉丁美洲来往密切，贸易繁荣。这段时间开始于 19 世纪，当时整个圣保罗铁路使用从英国进口的钢材和依靠英国的专业技术建成通车，伦敦是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1808 年，40% 的英国出口商品被运往拉丁美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拉丁美洲 50% 的外商投资来自英国，20% 的对外贸易是与英国进行的。

但是现在，英国对拉丁美洲的出口仅占面向该地区的所有国际出口的 1%。我们向爱尔兰的出口三倍于我们向拉丁美洲的出口，而拉丁美洲是一个有着 5.76 亿人口和 20 个主权共和国的地区。我们与有着将近二亿人口的巴西之间的贸易比我们与丹麦之间的贸易的一半还少。智利和阿根廷仅分别位于我们出口市场的第 43 位和第 49 位。德国现在向拉丁美洲的出口是我们的将近四倍。法国和意大利在过去 20 年里对拉丁美洲的贸易也将我们抛在了后面。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的答案在于从独裁到民主的艰难过渡阻碍了投资的进行和密切政治关系的发展。另外，在我们的竞争对手发展经济的不同时期，拉丁美洲对他们的出口货物有更高的需求。

但是这些还不是全部的答案。一位前英国驻巴西大使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他说：“在英国的各个阶层……对这样一个事实缺乏有想象力的概念：……即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拉丁美洲发展得更快……除非我们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准备着被我们更具进取精神的竞争对手驱离这一市场，否则我们必须鼓励自己更加努力地参与竞争并且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他在 50 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可取的。当拉丁美洲开始稳步发展的时候，我们从这一地区转身离开了。仅仅从 1998 年以来，我们就在这一地区关闭了四个英国大使馆。

我们认为，现在该是英国最终重新考虑拉丁美洲和它所带来的机遇的时候了。这一政治合作和贸易投资的机遇将使我们的所有公民受益。我们可能不会像近些年那样做得那么好，但是在未来我们将提供拉丁美洲所需要的技能和服务。我们是伦敦金融城——领先的金融服务供应商和有助于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专业知识的供应商——的所在地，我们也是通往欧洲和通向世界经济的关口。一些英国企业已经在拉丁美洲地区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包括汇丰银行、BG 集团、阿斯利康、Balfour Beatty、劳斯莱斯和盎格鲁美国人。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燃起我们早期参与该地区事务所具有的那种活力与精神。

我们的联合政府明白，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关系不再是由少数几个可以向其余国家强加条款的强国所主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了，那个时代已经

结束了。我们处在一个国际联合的新阶段，传统上不占主导地位或未寻求过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平等的作用。我们时代的各种问题需要由各国共同来应对。没有哪个国家有办法单独解决为人类节俭地管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资源的问题，或者缩小贫富差距，或者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成功确实有着无数的原因。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寻找连贯性和承担同等责任的同时，找到照顾国际机构内的新声音的办法。

在英国，我们与美国不可替代的联盟关系、我们的北约成员国身份和我们与欧盟的结合，对于我们的安全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今后仍将如此。但是我们知道，除非我们的眼光不只局限于欧洲和北美，否则我们就不能保护英国公民的利益。作为新一届政府，我们将把远大于我们前几届政府的重点放在与世界主要新兴国家（包括巴西）建立与众不同的英式关系并重铸我们与英联邦、海湾国家、合作伙伴（如日本）和我们在拉丁美洲的许多朋友的历史性纽带关系方面。这些关系如肌肉组织一样曾经充满活力，但是长期以来被弃置不理、任其萎缩或者由于缺乏使用而变得虚弱，我们将加强这一关系，将它们重新利用起来。

要理解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方法，至关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不仅试图就阿富汗战争、也门问题、核科学的传播和欧盟事务的行为及许多其他紧迫问题做出正确判断，而且我们决心确保我们国家的长期繁荣与安全以及几百万英国人民未来的机会。

因此我们建立了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将外交政策引入国内政府决策和使用国内人才——我们在健康、科学、法治和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进一步支持发展与其他国家更紧密的关系并丰富我们的外交，从而转变国际问题由部长们审议的处理方法。这种专业知识大部分已经在我们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中得到共享。我们在玻利维亚的警务合作具有典范性。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更广泛。我们还进一步建立了关于我们与新兴强国之间关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并且在上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我们将投入时间筹划我们与各国——包括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制订贯穿我们整个政府的计划，作为由我们的首相领导的新商业主义的一部分，这些计划以前是没有或很少有的。随着拉丁美洲企业的国际化，我们希望英国成为它们海外扩展的首选地。

我们知道，有效的外交政策不能被减少到一个由各个地区和各个主题组成的矩阵或者一系列用定期会晤和访问来标记的盒子。它需要有对于各个国家、复杂问题、独特历史和当地情况的具有想象力的理解。我们知道，机会和影响的大小各不相同，各国的战略重要性和与英国合作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国家在地理意义上的大小状况。如果国家大小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首先，英国将永远不会参与拉丁美洲或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事务，全世界 5% 的贸易也不会过境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也不会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中美洲地区重要的调解人和民主灯塔，乌拉圭也不会成为世界上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十大贡献国。

不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拉丁美洲都是重要的。作为我们星球的肺和含水层之一，它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拉丁美洲国家保管着世界现存的热带雨林的至少 40%、全球淡水储量的 35% 和世界可耕土地的 25%。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在为可持续和可再生能源做出主要的贡献。我感到高兴的是，通过王子建筑环境基金会，英国正在独特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支持一个可持续的房屋开发项目，以此来帮助保护它们脆弱的生态环境。

拉丁美洲丰富了全球的文化、体育和艺术。我们可能在 19 世纪将足球引入拉丁美洲，但是从那时以来，你们一直在教我们怎样踢足球，并向我们的俱乐部输送了世界一流的球员。阿兹台克、玛雅和印加的文化遗迹是世界奇观。在我们的中世纪，印加人就已经在安第斯山脉建造了长达 13，

000 公里的铺面道路，在规模上可与欧洲罗马帝国所建立的公路网相媲美。虽然我们不希望与他们的成就相抗衡，但是我们在拉丁美洲文化中留下了我们的印迹，包括作为出口产品的不起眼的康沃尔郡菜肉烘饼。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这种食品于一百多年前由康沃尔郡的锡矿工带到了墨西哥以后，已经被纳入了当地的国家美食，并且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上进行庆祝。我理所当然感到非常自豪的是，在今天的巴塔哥尼亚地区，仍然有大量讲威尔士语的社区。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英国今年送给智利的二百周年纪念礼物上也有与威尔士语的联系，即来自斯旺西 Oystermouth 教区的三声历史性钟声的再现，该钟声原本来自圣地亚哥的一个教堂。

我们处在一个国际联合的新阶段，传统上不占主导地位或未寻求过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平等的作用。

拉丁美洲对于我们的安全也很重要。我们受益于地方政府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暴力行为的英勇努力；今天，这些有组织犯罪和暴力行为损害了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利益并造成了可怕的人员伤亡。我们认可这一巨大的区域性无核武器区给本地区带来的道义上的领导地位。

总之，拉丁美洲国家是无可争议的国际经济的引擎之一。拉丁美洲地区的 GDP 总和超过 5 万亿美元，并且在不断增长。巴西有望在 2025 年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墨西哥和阿根廷的 GDP 总和与印度相当。G20 经济体中有三个来自拉丁美洲。在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些单独的成功故事，无论是秘鲁的财政纪律（秘鲁是世界上债务占 GDP 比率最低的国家）、巴拿马超过 6% 的增长率，还是智利（尽管今年遭受了毁灭性的地震灾害，其经济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该地区在经历金融危机过程中的表现好于世界上已经吸取过以往危机教训的几乎任何其他国家，并且拉丁美洲国家对于世界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并非偶然。

我们不应该掩盖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贫穷、不平等和严重的暴力现象，各个地区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庆祝已经取得的、超过坎宁和玻利瓦尔梦想的巨大成就。我的脑海里产生了几个特别突出的、需要共同努力的问题。

首先，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是民主国家。事实上，拉丁美洲是西欧以外最大、最多样化的民主国家群体。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整个拉丁美洲所做的、对于加强民主体制和法制、惩处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对于真相与和解进程的承诺。这包括令人欢迎的、解决土著人权利问题的步骤。拉丁美洲的土著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土著人一样，遭受了历史性的错误对待。

强大的民主制度和人权对于本地区的全球影响力及其未来的经济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在民主制度和人权遭到破坏的地方，这种破坏行为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对这些国家的繁荣和自由有害。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和欧盟在最近厄瓜多尔的警察和军队抗议活动中，是最先支持其民主进程国家和组织之一。英国将继续与哥伦比亚政府密切合作，鼓励该国改善人权。我们也对巴西最近举行的选举表示祝贺。英国首相和巴西总统当選人罗塞芙在选举胜利之前已经彼此认识。随着巴西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非常期待与她进行合作。

其次，在许多国家发生的社会政策革新中，尤其是在解决城市化和不平等问题的政策革新中，有很多值得佩服的东西。委内瑞拉的弱势青年 El Sistema 音乐倡议正在被一些英国城市所复制；巴西的家庭“补助金”是其他洲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我们佩服乌拉圭为每一个小学生提供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成就。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Fondacion 巴拉圭开发的创新技能和创业培训方案正在被

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 10 年里，拉丁美洲有 4,000 万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 7,200 百万个就业岗位，1,700 万人脱离了文盲。这一变化的速度在增长。拉丁美洲曾用了 38 年的时间使 5,000 万人使用上无线电，相比之下，只用了 4 年时间就使相同数量的人口连接到互联网，仅用了 5 个月的时间就使同样数量的人口上了 Facebook。在网络世界里，拉丁美洲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与世界的联系，将注定会加强拉丁美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

第三，一些国家，如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拉丁美洲国家属于受这一不可逆转问题影响最大的国家之列，并且通过保护受威胁的资源并帮助建立迫切需要的国际共识及协议，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拉丁美洲必须成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即在追求繁荣和安全的过程中，寻求在世界上建立新的、加强的国际关系——的一个重点。我们将中止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存在的下降状况。我作为外交大臣可以明确地对你们说，英国从这一地区的撤退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该向前迈进的时候了。我们将与拉丁美洲国家一道寻求加强的和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我们将对这些国家给予大大增加的部长级关注。

我们将寻找新的经济机会，鼓励在英国的投资，努力提高英国企业在这地区的形象，帮助英国企业进入该地区的市场。我们将寻找每一个机会深化我们自己的联系，并且降低阻碍我们进行更多合作的对企业的监管壁垒。英国贸易与投资总署观察到，过去三年里，寻求对巴西市场的帮助的英国企业数量增长了 500%。这表明英国和巴西在 2012 年和 2016 年奥运会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我们也不要忘了世界杯，巴西赢得了 2014 年举办世界杯的机会，而英国则在争取 2018 年的世界杯举办权。

我们将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我们将不懈地努力，确保使拉丁美洲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状况得到改善。我们将作为无疑是最强烈、最持之以恒的欧盟自由倡导者身份，支持雄心勃勃的欧洲与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地区和中美洲的商业协议。我们要向拉丁美洲的合作伙伴说，我们希望与你们密切合作，打击吸毒和暴力，支持可持续发展，解决能源安全。我们愿意帮助协调拉丁美洲和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战略结盟。作为现代化的经济体，我们有能力协调一致地转向低碳的、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增长方式，这对于未来是关键的一步。

通过英国文化协会的工作，我们希望拉丁美洲选择英国作为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伙伴，使英国可以向更广泛的受众提供新的英语语言技能并促进艺术与科学方面的知识共享和创造力。

我们将继续呼吁联合国改革，包括扩大安理会，将巴西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个提供了联合国近一半的创始成员国的地区完全应该在国际机构中得到充分的代表性。我们今年一直在与墨西哥和巴西就安理会的问题进行着密切合作，我们也期待明年当哥伦比亚担任轮值国期间与其进行合作。作为七十七国集团的主席国，阿根廷明年在联合国系统中也将发挥关键作用。我知道，南美洲国家联盟正在发展成为整个南部地区高层次政治辩论与协调的关键论坛。拉丁美洲已经有众多的区域集团，如果这一重要的地区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团结起来，那么它们将对世界事务做出更重大的贡献，对此我毫不怀疑。

我们将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够提出关于我们怎样和在什么问题开展共同合作等问题提出新的思路。我们可能不会总是没有分歧，但是我深信，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将有着相同的目标，有很多互相学习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是不让分歧妨碍我们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英国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不会有变化，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寻求发展积极关系的障碍。

1839年，一名前外交部官员告诉下议院专责委员会说：“在坎宁的时代，整个南美洲都是开放的……这几乎使外交部的业务翻了一番。”我无意使外交部的业务再次翻番，但是我希望，诸位所代表的拉丁美洲国家中，有些已经注意到分歧的存在。在本届政府就职的五个月里，商务大臣温斯·凯布尔在8月份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巴西，他在那里商定了一个高层次的两国CEO论坛。国际安全战略部部长杰拉尔德·豪沃思于9月份在海洋号上与巴西签署了一份新的防卫协议，我们在BAE系统公司对巴西海军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合同招标中加入了政府的因素。内政部部长詹姆斯·布罗肯希尔访问了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以加强我们出色的反毒品合作。国务大臣杰里米·布朗访问了智利和哥伦比亚，不久还将前往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巴拿马。在英国政府里面，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外交考量。副首相也将于明年率领一个部长级贸易代表团访问这一地区，我也期待从明年年初的几个月开始，在我作为外交大臣的任职期间，尽可能多地访问拉丁美洲国家。

1822年，玻利瓦尔有预见性地写道：“不管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我们下一代人，都不会看到我们已经建立的功业的辉煌之处。我认为美洲还处在破茧而出的幼年时期。”188年过去了，拉丁美洲无疑正在展现出全部的光彩。对此，当代最生动的证明莫过于智利人民成功营救33名矿工的事件，该事件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技术的独创性，鼓舞了全世界，产生了一种非凡的有统一作用的效果。他们的胜利使得其他的解决方案也变得可能，并且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与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坎宁的不朽形象之一来自于他自己的笔下。他曾经写道：“当我躺在外交部的床上，痛风噬咬着我的大脚肢。我努力地为我们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代表草拟了指令，这些指令将提高这些国家在各国中的地位……这件事情做完了……这个行动将在世界面前产生与发现目前获得自由的这个大洲一样伟大的改变。”英国的历史和伟大的拉美地区的历史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比最近几年所发现的要多得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多。没有彼此之间的合作，我们就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我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必将有利于我们的全体人民。本届政府期待在实现这一目的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坎宁的名言是，他“呼唤了新世界的到来，以改变旧世界不公正的局面”。现在，作为他的继承者，新一届英国政府将再次刷新和加强与经历了转变的新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是拓宽视野、拓宽旧世界的繁荣局面的时候。

2010年11月9日在伦敦坎宁厅的演讲

我们的英联邦遗产

在网络的世界当中，英联邦计划重新振兴，这一重要组织代表着民主和商业机会。

我们为维系着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历史、牺牲精神和成就而自豪。但我们两国关系最牢固、最富有成效的时期应在于未来而不是过去。我们的目标是与澳大利亚重新建立联系：开创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迎接最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重振英联邦。政策已公布：增加面向英联邦公民的英国志奋领奖学金。

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见到英国外交大臣很罕见（我明天将去新西兰）。事实上，在近 20 年中，我是访问这两个国家的首个外交大臣。在此期间有数百万英国游客来到这里——必须要提的是相当一部分人是单程票，但没有一个在任的外交大臣到这里来。我们到政府就任后确信这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明显漏洞，我很高兴在我们就任的第一年能够将其矫正。

我还感到高兴的是在昆士兰州可怕的洪灾后能够亲自表达英国对澳大利亚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心向你们敞开，并为你们面对这一国家灾难表现出的勇敢刚毅而鼓舞。今天上午我与你们的外长凯文·拉德访问了布里斯班。破坏是惨重的，但我看到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勇气、坚韧和绝对的韧性是无可比拟的。我们将作为一位真诚的朋友尽我们所能予以帮助。

好朋友的另一个作用是让我们踏实，这是凯文·拉德本人最近提醒我的。我猜你们很多人会没有注意本月英国成功蝉联了骨灰杯并在 24 年中首次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赢得测试赛。凯文确实在 Twitter 上就此和我进行联系，这并不是常有的事。他给他的属下发信息，关于如何处理由我的访问带来的微妙外交机遇征询建议。他不用担心。大多数的答复是“问问他们的世界杯申办情况如何”。还有的说“提醒他我们在英联邦运动会上的奖牌榜”。

我不会关注其他的对我们天气的嘲笑、以及白沙滩和寒冷的卵石海滩的比较，而是会关注明智者建议骨灰杯是“为威廉王子和凯特即将举行的婚礼而送给英国的礼物”。今年底世界杯将在新西兰举行，2012 年伦敦将举行奥运会，我们将迎来很多重大的体育赛事。事实上，澳大利亚人不仅难以击败，而且还难以扳倒。

我最喜欢的一个澳大利亚的故事是关于丛林大盗马修·布雷迪的故事，我将其归功于你们伟大的历史学家罗伯特·休斯。布雷迪在 1824 年被当地的英国总督宣布为通缉犯，悬赏他的脑袋，布告贴满了城镇，要求将其捕获。布雷迪的回应是张贴他自己的“通缉”令，说他非常关注这样一个危险的未被捕的总督，若有人将其抓获，他将给予 20 加仑朗姆酒的奖赏。任何英国人想到澳大利亚时，这种无所畏惧是最值得关注的品质之一。

我还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有进取心的两个人于 1794 年来到澳大利亚，他们很有远见，把第一本百科全书带到这个大陆，以此弥补他们经商经验的缺乏。鉴于当年到澳大利亚的旅程要花费近一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这本书。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开始寻找“啤酒”下的条目并从中有了一些新发现。然后他们发展到“肥皂”，之后研究“船”，并白手起家建造了一艘贸易船。我来自英国北约克郡一个大规模的啤酒生产地区，我发现他们处理项目程序非常棒。如果他们旅行不顺利的话也许打算借助于啤酒的安慰。

我们正认真思考与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式，以重振英联邦

我与我的同事国防大臣利亚姆·福克斯来到澳大利亚，代表英国参加澳-英部长级对话，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都是新一届政府。我们就国际事务中最紧迫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反恐、网络安全、核扩散、阿富汗问题和气候变化。

很少有其他国家像我们两国这样在外交事务上如此密切且自觉地合作。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则我们会在战场和公海上共同奋战，正如我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亚丁湾所做的，而且我们的情报机构每天都在并肩工作。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与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都是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项最重要财富。但我此次访问也是英国外交政策一项决定性变革的产物。

我们正有意识地把英国的外交重心转向东方和南方，转向拉美、海湾和亚洲的经济巨头和新兴经济体，在这些地方近年来我们没有根据情况的需要表现的那么积极。这些都是未来的市场，随着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老东家让位给更广泛的国际决策圈，他们也可能将在国际事务中掌握影响力的平衡。

我们并非要脱离欧洲或我们与美国不可或缺的联盟。美国仍将是我们的最密切的盟友，我们将是欧盟一个积极且活跃的成员国。我们将支持欧盟扩大范围、有效利用其在世界上的集体重要性、加强单一市场、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

但同时，我们必须奉行特色鲜明的英国外交政策，应符合英国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并适应我们的安全与繁荣。这要求英国以前所未有的眼光看待东方、寻找新的机遇与繁荣来源、并寻求针对我们安全威胁的解决之策。

此外，新的全球环境最典型特征之一是其网络的特点。今天的影响力取决于国与国之间一系列多变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其自身有多重联系和网络，不像过去死板的关系，更类似于“脸谱”的国际关系。澳大利亚外长将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回应描述为“创意外交”。我们英国的回应是我们必须避免我们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收缩。我们不能让我们在世界上外交地位衰弱，就像最近在某些地区已表现的那样。而且我们必须确保英国与新的经济和外交网络充分联系，包括在 G20 中发挥主导作用、努力发挥英联邦的潜力。由于世界的网络性，我们还要比历届政府更加重视培育必要的联盟和友谊、并建立新的联盟和友谊。

牢固的双边关系支撑着我们的经济、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以及我们保障我们安全的能力，还使我们能够在多边组织（无论是欧盟、G20 还是联合国安理会）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因为突出的实际情况是，当世界变得更加多边化时，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仍像以往一样重要。蒂普·奥尼尔有句名言“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我认为，归根结底，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双边的。多边机构使得协议具有合法性以及广泛的国际协议的信誉，并且是英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达成的决策是他们之间大量双边关系的产物，而且还需要有效的双边外交。

因此，我们不赞成英国必须在欧洲或美国或英联邦之间进行选择的观点，也不赞成英国充当全球不同地区之间“桥梁”这样的静态观念。相反，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变得更加前瞻且灵活。就任伊始，我们就已经开始新的倡议，以加强我们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停了英国在拉美的外交撤退；我们与日本和土耳其的关系作为新的重点；我们与中国达成协议成为成长伙伴；我们

寻求加强与印度的特殊关系，而且我们在认真思考与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方式以重振英联邦。

这就是我此行的背景。我们认为自己很幸运拥有澳大利亚这样坚定的朋友和盟友、以及首要的经济伙伴。我们的关系是基于共同利益、相互尊重、以及在历史、情感、理想、共同的传统、当然还有健康的竞争方面强有力的生动关联。每当我们彼此遭遇不幸时，我们都会感受到这些联系，例如本月灾难袭击了昆士兰州，还有新西兰的派克河矿难。在英国，当在我们的军队服役的英联邦公民因其勇敢和出色的服务获得认可时，我们也感到无比自豪和感激。一次又一次，当我们国家的公民陷入困境时，澳大利亚都给予援助，无论是在 2002 年巴厘岛爆炸案后，还是最近在老挝。如果可能，我们会予以回报，不是因为任何条约，而是因为维系我们两国之间的深深联系。这些联系不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也不应被忽视。在本届政府领导下，英国将比往届政府更加关注澳大利亚，甚至还有新西兰，我本人期待着今年底再次访问。但尽管我们为维系我们两国的历史、牺牲精神和成就而自豪，但我们两国关系中最牢固、最富有成效的时期应该在于未来，而不在于过去。我们的目标是与澳大利亚重新建立联系，并且开启两国双边关系的新时代。

我在谈论未来，但关于过去可能就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件事有时为英-澳关系投下一抹阴影。现代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也是英国民主发展的历史。欧洲人开始到澳大利亚移民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因为“冒充埃及人”或砍伐了地主的观赏灌木而在英国被绞死，当时只有十分之一的英国男人有选举权，妇女根本没有选举权，而且当时我们自己社会的缺陷有时会以残酷的后果反映在海外。二十世纪，英国进入欧盟还比较没有经验的艰难岁月；当时澳大利亚很多人感到英国背弃了老朋友以及英 联邦整体。但我们不应囚禁于过去任何一段历史，因为过去距现代已远去，正如黑夜远离了白天。

网络的世界为我们的关系开启了全新的机遇：我们的企业可以合作并利用彼此的经济作为进入新市场的跳板；我们决定将我们的外交和情报工作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解决贫困，在 G20 和联合国，当我们携起手来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你们是充满活力和不断增长的经济体，是亚洲新崛起网络的重要成员，这一网络是新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你们对于我们集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的主要参与者，与中国及东南亚经济体有强大联系。

英国和澳大利亚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网络之一——英联邦中是平等的伙伴

我们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市场、最大的保险市场、以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和国际法律服务中心之一。我们处于世界上最大单一市场的核心，是欧洲做生意最便捷的地方，而且是欧洲总部所在地排名第一。每年在英国超过 330,000 新公司注册，很多澳大利亚公司已利用英国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跳板。到 2014 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 G20 中最具竞争力的企业税收制度，使英国作为商业目的地更具吸引力。

在欧盟，我们是主张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限制流量的主导者。像澳大利亚一样，我们是大的贸易国，是世界上第 6 大出口国。纵观我们的历史，贸易推动着发展。我们将支持欧盟与其他国家中的加拿大、印度和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正如去年巴基斯坦可怕的洪灾之后我们率

先呼吁欧盟对巴基斯坦实行临时关税减免。今年签订“多哈发展议程”是英国头号贸易重点工作，我们将坚定倡导在 G20 中降低贸易壁垒。

最后，英国和澳大利亚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网络之一——英联邦中还是平等的伙伴。

今年，澳大利亚还将在珀斯主办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我们认为这是英联邦的一个大好机遇，是其坚持和重建自身作为民主与繁荣力量的机会，并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明确发表意见。

在准备这次演讲时，我查阅了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发现了 1973 年的一份文件，写道“关于英联邦已写了这么多，几乎不可能再说什么新鲜内容了”。这暂时会让人感到沮丧。但实际上英联邦作为一个网络的独特性只是在现在才变得明显起来，在过去无法预料到这种方式，1949 年 8 个创始成员国宣布它们自己“以自由和平等的成员而团结在一起，在追求和平、自由和进步中自由合作”。

今天，英联邦已发展为包括 54 个国家、横跨各大洲、包括四分之一的世界各国政府以及世界各主要宗教。8 亿印度教徒、5 亿穆斯林、4 亿基督徒生活在英联邦。它包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也包括最小的国家瑙鲁。这种民主上的多样性是英联邦的独有特性。我坚信，拥有英联邦的成员资格会对其所有成员国无论大小具有意义，无论他们特别关注获得发展支持和技术帮助，还是寻找新的贸易机会。

在这样一个民主和人权在很多地方受到攻击的世界里，英联邦反对压迫、种族主义以及宗教上不容异己，若其准备寻求发挥道德权威的作用则给其潜力，使其成为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真正道德权威。英联邦不是西方的一个俱乐部，而是来自全球的平等成员国的自由联盟。它的成就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包括帮助结束由种族隔离带来的巨大不公平，以及帮助塞拉利昂恢复稳定。它促成了非洲处于动荡中的邻国之间达成协议，帮助在脆弱的民主环境下平息有争议的选举中的紧张局势，在国际谈判中以及在联合国为小国家提出建议。

在世界事务的这一过渡时期，值得为之努力的是英联邦成员国中开展更大的合作以及更有效的行动去推动维系我们并最终使我们安全的价值观。但是如果这仍不足以说服对英联邦价值观持怀疑态度的人，那么英联邦的成功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层面。

首先，英联邦内部每年的贸易额超过 3 万亿美元。1990 年至 2009 年间，其 GDP 总和将近翻了一番。到 2015 年，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 GDP 中的份额预计在 35 年间会增长 15%。它包括若干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包括印度、南非、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新加坡，以及 G20 中 5 个成员国，这些经济体将塑造全球经济的未来。过去的 20 年当中，英联邦中的中产阶级扩大了近 10 亿人，包括全球总人口的 31%，代表着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英联邦内部贸易的相对重要性显著增长。在过去 20 年，作为进口来源地英联邦成员国对彼此的重要性增长了四分之一，作为出口目的地增长了三分之一。英联邦国家半数以上现在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输送到其他英联邦成员国。

第三，英联邦还为我们提供了与其他网络之间的现成联系，可使所有成员国受益。例如，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将我们与东盟联系起来，且占其总体 GDP 的四分之一，而加拿大是英联邦中的第三大经济体，是很多国家进入美国的重要门户，英国是进入欧盟的门户。G77 国家中有 44 个国家是英联邦成员国，不结盟运动中有 38 个国家是，非洲联盟有 19 个国家是，加勒比共同体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有 12 个国家是，太平洋岛国论坛有 10 个国家是，亚太经合组织有 7 个国家是。英联邦内部的伙伴关系有巨大空间可帮助我们所有国家在这些市场进行竞争。

因此，英联邦的关系、经济上的成功以及对自由贸易和民主的承诺有可能大大促进其成员国的繁荣。在英国我们希望英联邦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主导话语权，努力实现贸易自由化，打破国际业务的障碍，抵制保护主义，促进多哈发展议程。我们祝贺澳大利亚决定在珀斯主办 GHOGM 的同时主办英联邦商业论坛，因为可以注意这些机遇。

我们也希望看到英联邦在今后几年中在发展、冲突预防和建设民主机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英联邦的 20 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每天生活费仍不到 1 美元。英联邦的最重要作用之一是为其很多成员国的发展提供支持。我们已尽可能予以帮助，对英联邦国家的发展援助是英国援助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看到英联邦在弱势国家还有余地发挥更大作用。例如，我们希望英联邦能够对津巴布韦的未来提供实际援助，当其摆脱了过去的掌控时，机构支离破碎，亟需获得帮助。但其中存在对英联邦的真正选择。它是要进行必要的飞跃去充分实现其理想、为其公民做出更大贡献、对国际事务发挥更大影响，还是继续缓步前进？

针对那些违反民主和人权原则的人士到什么程度它会准备作为一个组织去发言？英联邦能够期望不辜负年轻人的希望和期待，而且除非它这样做则作为一个组织才仍有所作为，在他们眼中不至于下滑到无关紧要的程度？

英联邦各国政府会抓住网络世界的机遇为其所有百姓增强繁荣、以新的创新方式扩大贸易与合作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吗？关于未来的这些深刻问题需要一致进行答复，因为英联邦属于其所有成员国，但在英国，我们希望英联邦做出这一飞跃并采取必要的改革，使这些希望成为现实。

我们欢迎“知名人士小组”的工作，他们正准备为英联邦的未来提出建议，其中有澳大利亚的一名优秀代表迈克尔·柯比法官。我们希望这将引发关于该组织未来作用的一场适当辩论，以及有关我们如何结合我们公民的愿望和期待、并发挥该组织的最大潜力。

因此，我们对澳大利亚政府在筹备这一关键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中表现出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该会议可重新定义英联邦。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对于英联邦的未来会做出独特的贡献。你们发明了无记名投票，比英国早数十年给予妇女选举权，并在 1982 年实行了信息自由，这比英国早很多年。关于民主的辩论永不止息，这是繁荣的民主国家的特点之一，事实上，我们自己的政府已开始实施一项计划，全面重建我们的政治制度，由副首相尼克·克萊格领导，将包括固定任期议会。向其他国家学习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适用于英联邦中最老的也适用于最新的成员国。我们也欢迎你们在斐济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和你们都希望这一天会很快来临，即该国的条件允许它再次回到英联邦来。

就我而言，并按照我描绘的方法，我坚定致力于确保我们两国在英联邦内部的传统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这一友谊是建立在几代人甚或几个世纪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基础之上。作为英国的外交大臣，我要加强和发展这些联系的一个手段是为希望到英国学习的国际研究生提供志奋领奖学金。我已决定从今年开始，增加为英联邦国家学生提供奖学金支持的比例。这些是我们的希望：为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而振兴英联邦，支持民主、人权、繁荣和自由贸易，在外交政策、安全和贸易方面加强与澳大利亚的联系。

1971 年英国派往澳大利亚的一名高级专员的告别电报反映了我们的关系。他写道：我们的老关系主要是一种家庭式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常常掺杂着令人厌倦的特点。各方都视另一方为理所当然的。但即便那时，他能观察出来“关系已演变为完全不同的关系：存在于成熟且独立平等国家之间的对于牢固的共同利益的意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两国之间的那种感觉却在增长。我们

希望，现在是那些利益和理解发展壮大的时候了，所以在英联邦内部，在我们的经济关系方面、以及我们共同努力追求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我们将迎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光。

2011年1月19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洛伊国际政策研究院做的演讲